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精神分析引論

(一)

弗洛伊特著 高覺敷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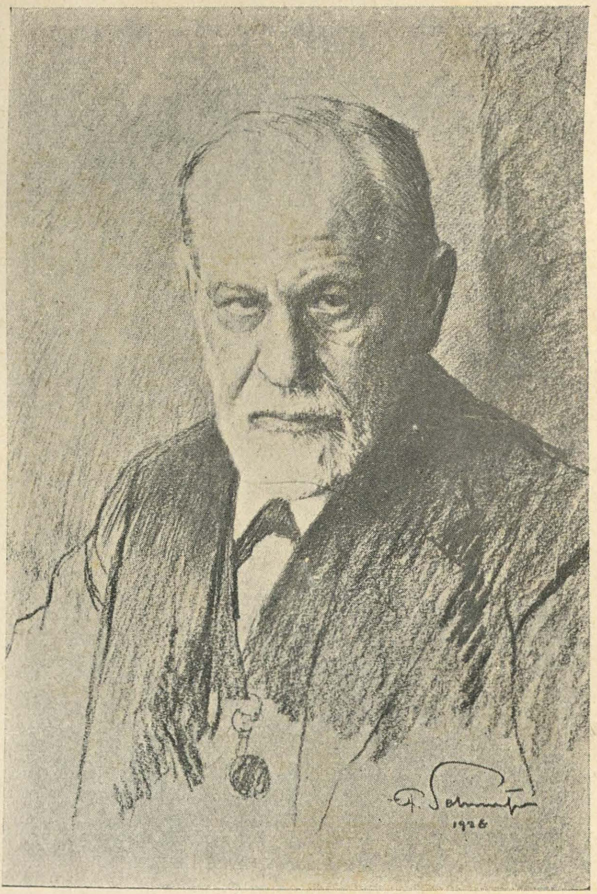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精神分析引論

（一）

弗洛伊特著　高覺敷譯

漢譯世界名著



弗 洛 伊 特 像



“囚犯之夢” Schwind 繪

詳見卷二頁六〇

精神分析引論目錄

第一册

譯序……一
第一編　過失心理學……一
第一講　緒論……一
第二講　過失心理學……一一
第三講　過失心理學（續）……二八
第四講　過失心理學（續）……五一

第二册

第二編　夢……一
第五講　初步的研究及其困難……一

第六講　初步的假說與釋夢的技術……………………二〇
第七講　顯意和隱意……………………………………三四
第八講　兒童的夢………………………………………四九
第九講　夢的檢舉作用…………………………………六一
第十講　夢的象徵作用…………………………………七五

第三册

第二編　夢………………………………………………一
第十一講　夢的工作……………………………………一
第十二講　夢的舉例及其分析…………………………一六
第十三講　夢之原始的與幼稚的特點…………………三三
第十四講　願望的滿足…………………………………五〇
第十五講　疑問的各點與批評的觀察…………………六九

第四册

第三編　神經病通論……一
第十六講　精神分析法與精神療病學……一
第十七講　症候的意義……一六
第十八講　傷痕的執著——潛意識……三五
第十九講　反抗與阻抑……五〇
第二十講　人們的性生法……六七

第五册

第三編　神經病通論……一
第二十一講　基力（Libido）的發展與性的組織……一
第二十二講　神經病的原因　發展與退化的面面觀……二四
第二十三講　症候形成的過程……四六

第二十四講　一般的神經過敏性……六八

第六册

第三編　神經病通論……一
第二十五講　焦急……一
第二十六講　基力說　愛己狂……二四
第二十七講　移情作用……四六
第二十八講　分析治療法……六六

譯序

一

精神分析爲一種治療神經病的方法，也卽爲一種解釋過失和夢及神經病等現象的學說。（關於精神分析的涵義，可參看 *Social Aspects of Psycho-Analysis*, edited by E. Jones, pp. 17–19.）其創始人弗洛伊特，本爲維也納的一個醫生，初和另一醫生 J. Breuer 共同治療神經病，繼乃以此種經驗，創爲學說，卒乃成所謂精神分析派（參看章行嚴譯茀羅乙德敍傳）。美人 Park, Dorothy G. 研究弗洛伊特在學院心理學上的地位，曾取五十本普通心理學教科書細加考察，製成二表：第一表就量說，第二表就質說。我們讀此二表（Freudian Influence on Academic Psychology, *Psycho. Rev.*, Jan. 1931），則弗洛伊特的影響之大便可想見了。

第一表

Author.	Date	T	% F	%Tf	Td	%Fd	%TFd	A
Calkins	1910	399	·06	·06	3	8·33	8·33	±
Titchener (T)......	1910	552	·00	·00	0	·00	·00	○
Yerkes	1911	416	·00	·00	0·5	·00	·00	○
Dunlap (S).........	1912	354	·00	1·60	0	·00	·00	−
Phillips	1913	342	1·70	3·20	2	100·00	100·00	++
Calkins	1914	400	·06	·06	3	8·33	8·33	±
Münsterberg.........	1914	470	·00	2·90	3	·00	100·00	±
R. M. Ogden	1914	264	·70	2·60	3	33·00	33·00	−
Titchener (B)......	1915	349	·00	2·29	7	·00	28·51	/
Pillsbury (F)......	1916	554	·18	·18	0	·00	·00	±
Breese	1917	462	·43	1·29	4	50·00	75·00	±

Judd	1917	348	•00	•00	1•5	•00	•00	±
Angell	1918	274	•18	•52	1	50•00	100•00	±
Warren (H)........	1919	449	•10	2•60	5	20•00	20•00	−
Watson	1919	420	•00	7•80	1	•00	100•00	±
Pillsbury (E)......	1920	422	•70	1•42	2	100•00	100•00	±
Smith and Guthrie	1921	260	•76	5•00	2	•00	100•00	/
Woodworth	1921	570	1•75	4•03	16	43•70	100•00	±
Dunlap (E).........	1922	359	•00	•00	0	•00	•00	○
Givler...................	1922	373	•50	7•05	11	•00	100•00	+
Pillsbury (F)......	1922	582	2•70	4•12	5	100•00	100•00	−
Warren (E).........	1922	382	•70	4•18	5	•00	•00	−
Griffith	1923	497	2•40	6•60	12	25•00	41•60	+
Hunter (G).........	1923	358	1•39	2•00	0•25	100•00	100•00	+

McDougall ………	1923	450	·60	1·30	0	·00	·00	−
Seashore …………	1923	408	·20	6·10	23	2·17	30·40	+
Bentley …………	1924	532	·50	1·00	0	·00	·00	/
Kantor …………	1924	462	·10	·97	1·25	·00	·00	±
Watson …………	1924	440	·00	7·70	1	·00	100·00	±
Carr …………	1925	424	·00	·94	0	·00	·00	○
Gates …………	1925	580	1·30	8·96	4	·00	25·00	−
Gault and Howard	1925	460	·00	2·60	6	·00	83·30	±
Cole …………	1926	350	·50	1·14	4	25·00	50·00	±
C. K. Ogden ……	1926	312	8·00	16·60	7·5	4·00	100·00	++
Perrin and Klein	1926	373	3·20	8·80	1	100·00	100·00	+
Pyne …………	1926	369	·00	1·60	4	·00	50·00	−
Robinson …………	1926	471	·00	4·20	17	·00	100·00	±

Troland	1926	248	1·60	7·60	0	·00	·00	+
Lund	1927	482	·62	2·70	12	16·60	66·66	±
Thomson	1927	473	4·86	17·00	11	27·20	100·00	+
Dashiell	1928	571	·17	1·40	0	·00	·00	+
Gates	1928	596	1·30	8·22	4	·00	25·00	−
Griffith	1928	591	3·55	8·29	16	18·70	37·50	++
Hollingworth	1928	487	·00	5·13	6	·00	33·33	?
Hunter (H)	1928	343	1·40	3·50	0·25	100·00	100·00	+
Ruckmick	1928	232	8·00	2·50	1	·00	·00	/
Rexroad	1929	375	·00	1·00	0	·00	·00	±
Wheeler	1929	525	1·50	6·00	4	75·00	75·00	++
Woodworth	1929	580	1·37	5·80	14	42·80	100·00	±
Pillsbury (E)	1930	459	·65	1·52	2	100·00	100·00	±

Warren and Carmichæl (E)…	1930	390	·19	1·98	7	7·00	14·28	±

第一表解說

書名縮寫 (T)= Textbook; (S)= System; (B)= Beginners; (F)= Fundamentals; (H)= Human; (E)= Essentials or Elements; (G)= General.

T= 各書頁碼總數

%F= 直接討論弗洛伊特說的材料,和T相當之百分比。

%TF =弗洛伊特的總影響, 和 T相當之百分比。

Td =關於夢的總材料

%Fd = 直接以弗洛伊特的方法釋夢,和 Td 相當之百分比。

%TFd = 弗洛伊特論夢的總影響,直接的或間接的,和 Td 相當之百分比。

A = 作者在書內表示出來的對於弗洛伊特說的態度。

符號的說明: ++對於弗洛伊特說異常尊奉; +約略和弗洛伊特說同情; —對於弗洛伊特說力加駁斥; / 約略和弗洛伊特說相反; ±不偏不倚的態度,有時讚許,有時批駁,有時不受影響; ○無所表示; ? 態度模稜。

第二表

Author	H	J	E	L	P	F	R	S	D	U	C
Phillips					*				*	*	
R. M. Ogden					*		*	*	*		*
Breese		*			*		*		*	*	
Angell							*		*		
Warren			*		*		*	*	*	*	*
Smith and Guthrie						*	*		*	*	
Givler				*			*		*	*	
McDougall		*						*			*
Seashore					*		*		*	*	
Bentley		*			*		*	*		*	
Kantor		*			*		*			*	

Watson			*	*	*		*	*	*		
Cole					*		*	*	*	*	
C. K. Ogden		*			*	*	*	*	*	*	
Perrin and Klein		*			*		*	*	*	*	
Pyne								*	*	*	
Troland							*	*		*	*
Lund							*	*	*	*	*
Thomson		*	*		*		*	*	*	*	*
Dashiell					*		*	*			*
Gates			*			*	*	*		*	*
Griffith	*		*	*	*		*	*	*	*	*
Hunter			*		*	*	*	*	*	*	
Ruckmick			*				*			*	

Rexroad							*				
Wheeler	*	*			*	*	*	*	*		*
Woodworth		*	*		*		*	*	*	*	*
Pillsbury (F).........................		*	*	*	*	*	*	*	*	*	*

第 二 表 解 說

H = 精神分析的運動史或弗洛伊特的傳記.

J = 在書目外關於 Jung, Adler, 及弗洛伊特的其他弟子的記載。

E = 過失心理學,如舌誤筆誤等.

L = 弗洛伊特關於詼諧及笑的理論.

P = 關於精神分析法的討論

F = 弗洛伊特關於遺忘的理論.

R = 阻抑作用,情意綜,衝突等.

S = 關於基力及性衝動的討論.

D = 夢及解釋與象徵作用.

U = 潛意識及檢舉作用.

C = 對於弗洛伊特說的批判.

關於弗洛伊特的毀譽極不一致。(可參看第一表C項。)恭譽他的至以他比擬哥白尼(Copernicus)和達爾文，而他也未始不以此自許。(卷四，頁四九。)蓋世本以地球爲宇宙的中心，自哥白尼出，始知地球僅爲太陽系中的八大行星之一。世本以人類爲萬物的中心，自達爾文出，始信人類和其他動物源出一祖。世本以爲理性支配行爲，自弗洛伊特出，始知理性的勢力至爲薄弱，潛意識的慾望，乃爲人類行爲之眞正的動因。所以推翻地球的中心說者爲哥白尼，推翻人類的中心說者爲達爾文，而推翻理性的中心說者爲弗洛伊特。這三個人所努力的方向雖各不同，但其研究的結果，都足以打破人類自大的幻象。所以學者之以弗洛伊特比哥白尼及達爾文也有相當的見地。

但是同時鄙賤他的，也頗不乏人。讀者若取 A. Wohlgemuth 的 *A Critical Examina-*

tion of Psycho-Analysis一讀，則精神分析法之可笑恐更有甚於相命之術了。其最足引起一般人的仇視之感的，當首推『伊謫普斯情意綜』之一觀念。這個情意綜蓋卽用以稱孩子對於父母之性慾的傾向。案希臘神話原有關於伊謫普斯王的一段故事。據說弑父娶母本爲伊謫普斯一生中的命定之事。伊謫普斯力求避免，深自懺悔，以致雙目失明，於不知不覺中犯此二重大罪。伊謫普斯情意綜之得名卽由於此。這個觀念如爲事實，則人將淪爲禽獸，其能不引起一般人的憤恨嗎？引論中有一故事可資引證：歐戰時德國軍營裏有一醫生，對官佐們演講精神分析。當他講到伊謫普斯情意綜時，有一上級官佐起立抗議，以爲講演者以此種汚褻之事告訴爲國捐軀的勇士，未免意存侮辱，因此，他遂禁止這種講演的持續（詳見卷五頁十四）。這雖或可說是由於偏見，但也頗足代表一般人對於弗洛伊特及其精神分析的態度。

國內學人對於弗洛伊特的批判也頗相歧異。有奉之爲大師的，也有譏之爲江湖術士的；有用其說以解釋五常的，也有鄙其說爲毫無科學價値的。在如此意見紛歧的狀況之下，實頗不易得持平之論。譯者原不敢否認弗洛伊特對於心理學有其相當的貢獻，但也不敢隨聲附和承認他的一

切謬論都成眞理因特在此引論行將付印之時，將他對於弗洛伊特的估價略述如下。

二

請先討論弗洛伊特的貢獻。

第一，他給合理主義的心理學以一致命的打擊。據合理主義的心理學，人類本爲理性的動物，而理性則爲道德行爲的主宰。譬如 Rashdall 說，我們若沒有要爲合理之事的衝動，固然不能有所作爲，然而認識是非的理性，便可產生這種慾望（Rashdall, *Theory of Good and Evil,* vol. 1. p. 106, quoted in McDougall, *Social Psychology,* p. 379.）。Sidgwick 也說，就理性的動物而言，其對於是非的認識或判斷便予行爲以衝動或動機（見 McDougall, 同書同頁）。這種心理學，詹姆士 (W. James) 也曾加以駁斥，以爲人類初非以理性爲特徵，因爲人類本能的數目，遠較多於其他動物（參看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2. Chap. XXIV.）。然只是到了弗洛伊特手裏，人類的行爲纔受一種『誅心式』的分析，而使合理心理學不復有自

衞的可能。

據弗洛伊特的見解，人類的行爲都隱受潛意識慾望或本能的控制。他們所舉以告人的動機，其實都是自欺欺人之談。這種以理由自相掩飾的現象，E. Jones 稱之爲「合理化作用」(*rationalization*)。關於合理化作用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實多得舉不勝舉。譬如有人問你借錢，你嚴詞正色地拒絕了他。你決不說自己鄙吝，卻說借錢給這種人，只是幫助他墮落。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於是你的鄙吝之情遂借得一個大帽子以自掩飾（參看 Tansley, *The New Psychology*, pp. 180–191.）。合理派心理學或許以你所舉出的理由，爲你的行爲之受理性支配的證據；其實在你拒絕窮朋友的請求時，何嘗眞有愛人以德之意嗎？事後舉出來的理由是不足置信的；其眞正的動機實別有所在。

合理派心理學重理知而輕情緒；弗洛伊特則重情緒而輕理知。他以爲情緒若受壓抑，而沒有相當的發洩，結果重大的便足致病，輕微的也可引致過失，和夢及遺忘等(可參看 I. H. Coriat, *Repressed Emotions*, Chap. I.)。神經病者何嘗不知道神經病之應治療，然而因爲被抑情緒尙

未有相當出路，終於拒絕醫生的援助而不能自拔。卽就日常的過失而言也復如此。稠人廣衆之中，誰不知道失言之當戒呢？然而被抑之情鼓動於中，於是說話遂適和原意相反。當說『開會』說『閉會』，當說『我的大人，奴僕來了。』卻說，『我的奴僕，大人來了。』（詳見引論過失心理學。）這都足見情有所動，理知便不復有勢力之可言。合理主義的心理學遇到這種事例，那復能站得住脚呢？

第二，弗洛伊特在心理學內，徹底應用因果的原則。哲學家有以意志爲可以自由的，以爲我們作這件事，而不作那件事；說這句話而不說那句話；這都是意志的自由。弗洛伊特大不以此說爲然。他說『無論何人在無論何處若如此否認自然現象的因果律，便不免將宇宙的科學觀拋棄於九霄之外了。宗教觀也不至於如此荒謬，因爲據宗教的教義，苟非上帝所欲，卽「一雀之微也不至於無因落地」』（引論卷一，頁十四至十五。）所以由他看來，無論我們說錯了一句話，或想起了一個數目，都有前因可尋（參看引論卷二，頁二六至三〇）。甚而至於夢及神經病也莫不如此。總之，弗洛伊特是極端地主張決定論 (determinism) 的。

我們也許懷疑着，以爲心理方面決不若物質方面之受因果律的支配。這個懷疑之所由起，大約可有三種原因（一）心理學所欲研究的材料，較難捉摸；（二）我們關於心理現象的知識，尙甚幼穉，致不易發明其因果的關係；（三）心理方面倘誠如決定論者之所主張，那麼我們在道德行爲上的自由必爲所限制。其實，這幾個理由都不是本問題的要點。我們只須問決定論在心理學中是否爲必要的一個原則；如屬必要，則這種種理由都不值一顧。就現代科學的心理學而言，無論何派都莫不主張決定論，蓋以心理學和物理學同，若沒有此一原則，便沒有成立或進行的可能。

因此，弗洛伊特的功績便大可紀念了。有了他的研究，然後夢和過失，詼諧，及神經病等非因襲心理學所能解釋的現象，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所以我們儘管罵精神分析之非科學，然而弗洛伊特對於決定論的堅持，實爲科學心理學的一個有力的援助。

第三，弗洛伊特使心理學和人生發生較密切的關係。心理學自馮特而後，無論在理論上或方法上，都莫不有長足的進步。然而其研究的方法愈臻精妙，則其所得的結果愈和人生失其關係。譬如將知覺分析爲種種感覺，這種研究縱甚富有學術的興趣，然而對於人生究竟很少影響。普通人

所欲注意或討論的問題，在學院心理學中絲毫得不到解決的指示。至於弗洛伊特的心理學則適和枯燥無味的心理學相反，牠所研究的問題都是一般人所亟欲知道的問題。譬如你忽然記不起一個熟人的名姓，或忽然尋不見一個朋友的贈品或應當說『久別相逢，毋任快慰，』卻說成『久別相逢，毋任掃興。』這些都是我們所欲解釋而未能解釋的行為，弗洛伊特統給牠們以相當的說明。你縱不以他的解釋為然，然而他人不注意這些問題，他獨加以注意，便也值得我們嘆服了。

而且他的解釋又非不合理呢。無論何人都不能沒有私慾，而有私慾的則未必都能滿足。不滿足的私慾若不能公然求其滿足，便不得不假手於他物，如過失或夢及神經病等以求其實現。實際上在開會而心裏不願開會的議長，便於開會時宣告閉會。白天喫不到菓餅的小孩，便於夢裏滿足其食慾。貧賤的女人在現實生活中太窮苦了，便借神經病以逞其身為大不連顛皇后的幻想。不罵人不足以洩憤，罵人又礙於情面，於是乃用滑稽的口吻以曲達其譏諷之意。關於這些心理現象的解釋，都尙近情合理，令人折服。所以即和弗洛伊特的心理學系統絕對相反的行為主義者瓦特孫氏，當他解釋日常過失和夢的時候，也襲取弗洛伊特的意見，而釋為慾望的滿足（參看 *Readings*

in General Psychology, pp. 572－578）。

三

弗洛伊特的貢獻略如上述。我們可不得因此，而便盲目地附和他的學說。他之主張決定論，那是無可訾議的，然而因決定論而借重潛意識，那便不能令人無疑了。他之側重本能，那也未始沒有相當學理的根據，但由本能而主張汎性論，那又非我們所敢苟同了。現在可將此意申述如下。

據他的見解，則過失和夢及神經病的症候等都隱有用意。譬如你說錯了話，他便說你之所以說錯，乃因為受某種傾向的牽制。你若說自己心內並無此種傾向，他便說你自己不知道吧了。又如你昨晚做夢，他說你這個夢是有意義的，你說你不相信，他便說：『我可以告訴你，夢者確實明白其夢的意義；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明白，遂以為自己一無所知吧了。』（卷二頁二二。）推而至於神經病的症候也莫不然。凡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心理現象，弗洛伊特便稱之為潛意識。

潛意識的內容究竟從那裏來呢。我們要知道弗洛伊特的『潛意識，』和 Jung 的『潛意

識』稍有不同。Jung 的『潛意識』有『個體的』(the "personal unconscious") 和『集合的』（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兩種。凡屬已經忘記的經驗或痛苦的和衝突的思想及情感等都是個體的潛意識，蓋皆為個體所習得。至非由個體習得而由於遺傳而來的經驗則為集合的潛意識，例如本能及統覺之原始的範疇，蓋為全族所同具（參看 C. G.Jung,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 Psychology*, pp. 275-281.）。弗洛伊特的潛意識則以前者為限。據他的意見無論何人都不免有私慾。這些私慾，或為社會道德所不許，或為個人人格所深恥，遂因所謂阻抑作用，被遣逐於意識之外。然而被遣逐的私慾，決不消滅於無形，但仍苟延生命於另一區域之內。這個區域便為潛意識的區域。過失和夢及神經病等都成於潛意識慾望的活動。

潛意識的存在究竟有什麼證據呢？弗洛伊特以為得自催眠的研究。他說：『一八八九年，我在 Nancy 看 Liébault 和 Bernheim 作下面的一個實驗。他們置某君於睡眠的狀況之中，使他有種種幻覺的經驗。醒後，他似於催眠時所經過的事件一無所知。Bernheim 屢次請他將催眠時的經過說出。某君則自稱不復記得。但是 Bernheim 力申其請，說他總應知道，總應記得。某

君因此遲疑回憶，先模糊地記起催眠者所暗示的某事，次又記得一事，其記憶也逐漸明瞭而完滿，到後來竟不復有所遺漏。那時既沒有人告訴他他都是自己知道的，可見這些回憶開頭便在心裏，只是取拿不到而已；他不知道自己知道，只相信自己不知道。』（卷二頁二四。）弗洛伊特由這個證據出發，遂假定人們心內，都有『不知道自己知道』的經驗。這種經驗就是他之所謂潛意識。

因爲有了這個潛意識的假定，所以他的過失和夢及神經病的理論遂無處不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譬如你昨晚做夢，請他分析，他由分析的結果，斷定你此夢由於伊謫普斯情意綜的活動。你若承認，他的學說當然可以成立。你若否認，也復不妨。他說這個情意綜存在於你的潛意識之內；潛意識本爲你『不知道自己知道』的經驗；所以，你雖否認他的分析的結果，却也無害於他的學說的成立。

潛意識既爲解釋的原則，於是潛意識之爲用便難盡舉了。這也是潛意識，那也是潛意識，而且潛意識還有爲意識的能力所遠不能及的活動。有一個病者偶然想起426，718一個數目。據弗洛伊特的分析，病者曾聽到下面的一個笑話：『你的鼻子患黏膜炎，若請醫生診治，四十二天可以

；告愈若不請醫生，便須過了六個星期纔好。』 42＝6×7，所以前幾個數目字便有來歷。其次要注意的，就是這六個數目字，自1至8，獨缺少了3和5。病者自稱有七個兄弟，他就是小弟弟。第三個爲姐姐A，第五個爲哥哥L，都是他的仇敵。他爲孩子時，常禱告上帝，深願他們速死。3和5之所以缺少，便由於此。然而他既自稱有七個兄弟，那麽 18 復有何種意義呢？病者以爲其父倘多住數年，他或可不爲最小的弟弟，而他的兄弟姊妹或可有八個了。這便是1和8的來歷。然而 42＝6×7 及 18 等兩部分的解釋究竟如何可以聯絡呢？弗洛伊特便以爲 42＝6×7 的那一笑話，實用以諷醫生之無能力，而表示願父長命之意。因此，這整個數目，含有兩個願望：一願惡兄惡姊的死亡，二願再生一個小弟妹。換句話說，就是欲以其三姊五哥之死，代替其父之死。（參看 S. Freud,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XII.）這個分析若果可信，那麽潛意識的能力便够可令人駭異了。 426,718 是一個不爲不小的數目，竟都受潛意識的支配，而且潛意識居然能以 42＝6×7 表示其對於醫生的輕視，18 表示其多來一個兄弟的願望，且復以3和5之缺少表示其願三姊五哥之速死。這種『意識尙覺其難』的活動，乃都歸之於『不知道自己知道』的潛

意識，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四

弗洛伊特的潛意識說，若甚玄虛，則其汎性論尤爲荒謬。他承認夢和神經病症候都用以滿足潛意識的慾望，而潛意識的慾望則都不免有性的意味。所以由他看來，夢是性的慾望滿足的實踐，而神經病症候則爲性的滿足的代替。我們若有夢請他分析，他總設法歸結到性的衝動。我們若患神經病請他治療，他也總研究到我們的性的生活纔止。你若說某人的夢或神經病症候，在表面上看似以禁止性慾爲目的，如何可視爲性慾的滿足呢？他便將告訴你說，就夢和神經病而言，禁慾和縱慾本屬同義。據他老人家的高見，夢和神經病都用原始的象徵的表示，而原始的語言『所有相反的文字如強弱，光暗，大小等都用同一語根表示。……譬如古埃及語，"Ken" 原用以表示「強」和「弱」。說話的時候，因音調和其姿勢的不同，所以兩歧的字不能引起誤會；在作文時，則加一所謂「制限」或寫成的圖畫。譬如 "Ken" 之後，若畫一個挺胸直立的人則其義爲

「強」；不然若畫一個屈膝跪地的人，則其義爲「弱」。只是到了後代，同一原語的兩歧之意，纔因語根的小變化而表示兩種不同的意義。』（卷三頁十。）這個論點又是他一個自完其說的利器。因此，他纔可以說顯夢的成分……其所代表的意義共有三種：（一）僅代表正面的意義；（二）僅代表反面的意義；（三）兼代表正面和反面的意義（同卷同頁）。因此，他又可以說：『我們由精神分析已知道相反之事不必互相抵觸。我們或可擴充此意，以爲症候的目的在於性的滿足或性的制止；協識脫離症以積極的慾望滿足爲要點，迫脅狂則以消極的禁慾意味爲要點。症候可用以達到性慾滿足的目的，也可用以達到禁慾的目的。』（卷四頁六六。）換句話說，『甲』和『非甲』同義，X也許是『甲』，也許是『非甲』，解釋夢和神經病時，究竟以X爲『甲』或以X爲『非甲』呢，那便由他自由決定了。

要使讀者明瞭他的荒謬之處，最好不如舉例。他以爲夢中潛意識的慾望，有些須請夢者自由聯想，纔可明白，有些僅據其象徵的意義便可不言而喻。自由聯想姑不具論，現在可將其所謂象徵者徵引幾段於下：

『男性生殖器在夢裏有各種不同的象徵……第一神聖的數目「三」是整個男性生殖器的象徵。其更重要而更爲兩性所注意的部分——陽具——其象徵可爲長形直豎之物，如手杖洋傘，竹竿樹幹等；也可爲有穿刺性和傷害性的物體——即種種利器，如小刀，匕首，槍矛，軍刀等；也可爲種種火器如槍砲手槍，及自轉手槍等。……有時男性生殖器以水所從出之物爲象徵，如水龍頭，水壺，或泉水；有時則以可以拉長之物爲象徵，如有滑車可拉的燈，及自由伸縮的鉛筆等。他如鉛筆，筆桿修指甲的刀，鐵鎚及他種器具等也顯然是男性的象徵。』又『陽具因爲有違反地心吸力高舉直豎的特性，所以也用輕氣球飛機，近時且用齊柏林飛船爲象徵。』（卷二頁八〇至八一。）我國風俗，往往以花紙倣造生者所享受的物具，奉敬死者。有時路上看見紙造汽車，不禁失笑，初不料夢時的潛意識也能以新創之齊柏林飛船爲陽具的象徵！但是，姑慢批判，且再看他講女性的象徵：

『女性生殖器則以一切有空間性和容納性的事物爲其象徵，例如地坑洞穴等，又如缸和瓶等各種大箱小盒及橱櫃，銀櫃，口袋等。船艇也屬於此類。有許多象徵是就子宮說，可不就其他生殖機官說，例如碗碟櫃，火爐，尤其是房間。……門戶則代表陰戶。婦人的象徵則爲各種材料如木和紙

及其製造品如桌和書等。就動物界說，則蝸牛及蚌可視爲女性的象徵；就身體各部分說，則嘴爲陰戶的代表；就建築品說，則教堂小禮拜堂都爲婦女的象徵。』又『女性的乳房及臀部都以蘋菓桃子及一般水菓爲其象徵。兩性的陰毛在夢裏則爲森林叢竹。女性器官的叢密的位置則喩爲有巖，有樹，有水的風景。而男性器官的構造則往往象徵而爲各種複雜而不勝述的機械。』

『女性生殖器還有一個可注意的象徵，那就是珠寶盒，而珍珠寶貝則在夢裏也可爲愛人的代表。糖菓常用以象徵性交的快感。由自己的生殖器而得到的滿足則以各種遊戲爲喩，例如操琴。（他還不知道中國還有「品簫」一個名詞哩！）手淫則以滑走，滑動及折枝爲喩，……至於性交的特殊的象徵……也可以舉出幾個，如有節奏的活動像跳舞，騎馬，登山等，又如受暴力的待遇，像爲馬蹄所踐踏及爲武器所迫脅等。』（卷二頁八二至八三。）

所以由弗洛伊特看來，我們簡直生活於性的象徵的包圍之下。著作家拿筆做文章，女工拿針線縫衣服，農夫以鋤犂耕田，醫生在病人的手臂上打注射針——這些動作都僅爲性交的象徵。還有路旁的電柱，龍井山的龍井，及一切的一切，都僅爲男生殖器或女生殖器的象徵。這還成什麼話

嗎？

然而不成話的還多咧。讀者不信，請看下面一個釋夢的例：

夢者爲一貧婦，其夫以報更爲職。她的夢，據弗洛伊特說，略如下述：

『……於是乃有人破屋而入。她在驚懼中大呼更夫（案卽其夫），但是更夫那時已入教堂之內。同伴者是兩個遊民。教堂門前有幾個石級，後面有一高山，高山之上是一片叢林。更夫身披甲冑，頷下有棕黃色的鬍子甚多。那兩個遊民靜靜地和更夫同行，腰下穿有圍裙，其形如袋。由教堂到高山有一小路，兩旁生有短草矮樹，愈高愈密，到了山頂則成叢密的森林。』（卷三，頁二七至二八。）

我們若記得上述的種種象徵，則此夢的解釋當亦不難。所以弗洛伊特說：『這裏所謂象徵不難認識：男生殖器以三個人爲代表，而女生殖器則被象徵而爲有高山，叢林和教堂的勝地。至於性交的象徵則復爲登梯。』（同卷，頁二八。）

但是弗洛伊特究如何知道這些怪可怕的象徵呢？據他說，這種『知識的來源不一而足：有神

仙故事和神話，有笑話和戲語，有民族故事，有關於各民族習慣，風俗，格言，和歌曲的傳聞，復有詩歌和慣習的俗語。

『木材何以可代表女人或母親，那是不易看出的，但於此我們可利用各國語言以資比較。德字 *Holz*（卽木材）和希臘字 *ύλη* 源出同一語根，*ύλη* 意卽原料由原料的通名變而爲特種材料的名詞，這種化廣爲狹的歷程也不是少有的。現在在大西洋裏有一個島名爲 Madeira。此名爲葡萄牙人發現此島時所定，因爲那時島上有叢密的森林，而葡文「木材」一字爲 *Madeira*。然而你們知道這個 *Madeira* 字只是拉丁字 *Materia* 的變式，而 *Materia* 則又有原料的意思。*Materia* 源出 *Mater*（意卽母親），製造任何物品的原料都可視爲那物品的生母。所以說木材是女人或母親的象徵，我們也只是援用其字的古義。』（卷二，頁八七。）

現在姑且認這段關於語根的研究無可訾議，但是夢者究如何知道"Materia"源出"Mater"呢？難道他們都像弗洛伊特的博學，對於語根有如此豐富的知識嗎？然而在弗洛伊特看來，夢者是否博學，那都無害於象徵的應用。所以毫無知識的婦人也能以教堂叢林代表女生殖器。然

而這未免太玄虛了。我們在意識內，儘可以不知道用那一種雅馴之物以爲生殖器或性交的象徵，到了夜裏做夢意識停止活動的時候，反可有種種富有詩意的性的象徵，浮起於意識之內。那麼潛意識復有爲意識所不能及的智力了。學者以爲原民富於象徵的思想，而夢時的思想正回復於原民的時期；所以夢之利用象徵，那就是當然的一回事。我們原不否認夢之採用象徵的思想，然而究如何知道那些象徵都僅爲性的象徵呢？弗洛伊特以爲農夫犂田，表面上雖欲使泥土肥沃 (fertilize the mother-earth)，骨子裏實爲使母受孕 (fertilize his own mother) 的象徵。所以由他看來，人類除了性本能之外，簡直沒有其他衝動了。

五

弗洛伊特既主張了汎性論，於是小孩子的生活也不免帶有性的意味了。一般人的見解總以爲兒童沒有性生活，沒有性的激動，性的需要及性的滿足等。弗洛伊特以爲這個見解之『不合於生物原理或荒謬之處，正無異於說他們生來本沒有生殖器，只是到青春期內纔一旦勃發。其實，青

春期所引起的是生產的機能，這個機能呈現作用之後，乃利用其身體或精神中所已有的材料，以達到其原有的目的。』（卷四頁七七。）說到這裏，我們最好先明瞭弗洛伊特之所謂『性的』究竟有何涵義。

『性的』一詞，在普通用法，係和『生產的』或『生殖的』同義。弗洛伊特大不以此爲然，以爲『性的』如專指生殖的，或專指由異性的身體（尤其是性的器官）所得到的滿足，或專指生殖器的結合和性的動作的完成，那麼『生孩子』一事將無關於性了。反之，『性的』意卽生產的機能，那又不免將自淫或甚而至於接吻等事屏斥於『性的』的定義之外，其實自淫接吻雖不以生產爲終點，但仍不免爲『性的，』可毋容疑。因此，弗洛伊特乃擴充『性的』一詞的涵義，以包括一切器官的享樂及父母性的柔情等。

『性的』一詞既有了這個廣義，於是兒童之有性生活乃爲其當然的結論。弗洛伊特以爲嬰兒的初次的性的激動似和營養機能有密切的關係。兒童固爲滿足營養的需要而吸乳，但是有時不吸收營養，而反覆演作其吸收營養時所不可缺的動作。他稱這種動作爲 "*Lutschen*" 或 "*Lu-*

deln"（意卽爲吸吮而吸吮的享樂）。弗洛伊特以爲這個爲吸吮而吸吮的動作，係以追求快感爲目的，而這個快感的享受則以嘴和嘴唇爲其重要區域。因此，他稱這些區域爲性覺區，而以得自吸吮的快樂爲有性的意味。

兒童吸吮的對象爲其母親的胸乳，所以母親的胸乳或母親便爲兒童之性慾的第一個對象。但是嬰孩也可丟開母親，而代以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因此，乃自吮其姆指或口舌。後來又覺得生殖器的區域特別富於刺激，乃復棄吸吮而手淫。關於自淫一層，姑不具論，我們可集中注意於其所謂伊謫普斯的情意綜。這個情意綜蓋卽用以指孩子對於父母之性慾的傾向。譬如男孩子常欲『獨占其母，而深恨其父；見父母擁抱則不安，見其父他去則滿心愉快。他常坦直地表示其情感，而允娶其母以爲妻。』有時又復『公然對於其母作性的窺探，或欲於夜間和母同睡，或堅欲在室內看母更衣，或竟表示出一種誘姦的行動。』（卷五，頁十七。）『就女孩子說，也復如此。女孩常迷戀其父，要推翻其母取而代之，有時且倣傚成年時的撒嬌』（同卷，頁十八。）

讀者也許以爲這些話够荒唐了，但是弗洛伊特却也不乏相當的實例，以爲其說的根據。我們

爲篇幅所限，姑僅舉一例如下：

弗洛伊特曾刊布一文，題名 "*Analysis of the Phobia of a Five-Year-Old Boy.*" 病者名 Hans。其父對於精神分析富有興趣，因特以其子爲研究的資料。Hans 未滿三歲，卽特別注意其小便的器官，而稱之爲 "peewee-maker."。他問他的母親是否也有同樣的一條 peewee-maker。四歲半時，他的母親給他洗澡，澡後爲他抹粉，全身抹遍，獨不動其陽具。他問他的母親說：

『你爲什麼不用你的手指撫摩我的陽具？』

他的母親說，『因爲這是猥褻的啊。』

『什麼猥褻的嗎？爲什麼呢？』

『因爲這是邪惡的啊。』

他大笑說：『你以爲這是邪惡的嗎？我卻以爲這是好寶貝咧。』

Hans 漸患有驚悸病，怕上街爲馬所噬。據弗洛伊特的分析，那時 Hans 已四歲又九個月，

每當睡眠之前，先手淫以取樂。現在因爲要停止手淫，結果遂變成驚悸病。

關於此事，Hans 的父親的筆記可供參考：

『三月一日星期日，在到火車站的路上，我想要告訴他，馬決不能咬人，因此，乃有下面的談話：

『Hans ——「然而白馬可以咬人。在 Gmunden，果有一白馬咬人。你若示以手指，牠便開口咬噬了。」

『我注意他所說的是「手指，」而不是「手。」

『我遂回答他說：「我想你的意思不是說不以手指觸馬，乃是說不以手指觸 peewee-maker 吧。」

『Hans ——「一個 peewee-maker 是不會咬人的啊。」』

Hans 本另有臥房。三月二十七夜，他從自己的床裏走出，要睡在他的父母的床內。第二天查問的結果，乃知道他有下面的這個幻影：他說在他的房子裏，有一個碩大的長頸獸，復有一個『縐縮的』(crumpled) 長頸獸。他奪取那小的，於是大的遂大聲驚號。其後，他坐在小的背上，大的

乃不復呼號。

據其父的解釋，大的長頸獸係指父親，長的頸項代表大的陽具。『縐縮的』長頸獸係指母親，及其生殖器。原來，Hans 天早起來，常到母親房子裏去。他的母親常抱他上床，至於他的父親則常警告她不宜如此。（『他奪取那小的，於是大的遂大聲驚號。』）她常不以爲然，所以 Hans 遂日和其母相抱若干分鐘之久。（『他坐在小的背上，大的乃不復呼號。』）（關於 Hans 可參看 Wohlgemut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Psycho-Analysis*, Chap. VII.）

此例倘屬可信，則兒童之有性生活，或兒童之見擾於伊諦普斯情意綜，殊可令人驚駭了。但是我們對於這個事例及其解釋，尚須靜持批判的態度。Wohlgemuth 以爲 Hans 之所以有性的表示，乃由於受其父教育及暗示的結果。這個話很值得我們的注意。讀者須知道 Hans 的父親，係弗洛伊特的一個迷信者。他以爲伊諦普斯情意綜乃爲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他對其子的觀察常受了有色眼鏡的蒙蔽。有時，他的兒子也許從未懷有此念，但是因爲他用暗示式的發問（suggestive questions），遂使其子不得不作其父所可視爲滿意的答覆。譬如 Hans 以爲

馬能咬人，其父則硬以爲其所謂馬意卽 peewee-maker。下列數次談話，尤足見其父暗示的影響：

（1）『三月二十九日星期，我（係其父自稱）和 Hans 同赴 Lainz。我在門口，戲和我妻話別說：「大的長頸獸，再見吧。」Hans 說：「爲什麼是長頸獸呢？」我告訴他：「媽是大的長頸獸。」Hans 說，「不對，Hanna 是縐縮的長頸獸。」

『在車站裏，我於是將長頸獸的幻影加以詮釋，他說這個解釋是對的。當我告訴他，我是大的長頸獸，而且長頸係指 peewee-maker 時，他說：「媽也有一個頸項像長頸獸：她洗她的白的頸項時，我已經看見了。」……』

（2）『其父、——「你常和媽同上廁所嗎？」

『Hans. ——「是的。」

『其父、——「你不厭惡嗎？」

『Hans. ——「是的……否！」

『其父、——「媽小解或大便時，你也喜歡在廁嗎？」

『Hans.——「是的。」

『其父、——「爲什麼呢？」

『Hans.——「我也不知道其所以。」

『其父、——「因爲你想看見她的 peewee-maker 嗎？」

『Hans.——「是的」』

又：

『其父、——「你也許看見媽身上的黑的東西使你害怕嗎？」

『Hans——「是的。」

『其父、——「那黑的是什麼東西呢？」

『Hans——「我可不知道。也許是黑斗蓬或黑襪子吧？」

『其父、——「也許是她的 peewee-maker 之上的黑毛吧。」

『Hans ——「但是我可未曾看見。」』

又：

『其父、——「在 Gmunden 時，你常和媽同睡嗎？」

『Hans ——「是的。」

『其父、——「那時，你便以爲自己是爹爹了？」

『Hans. ——「然而你知道了一切；我則一無所知，那配作爹爹呢？」』

就這幾次的談話而言，Hans 所有關於 peewee-maker 的話，及其對於母親的性的窺探，都是其父暗示他的。我們若以此爲兒童的性生活及伊謫普斯情意綜的證據，那豈不是笑話嗎？讀者可不要誤會以爲小孩子絕對沒有性生活或伊謫普斯情意綜。據我們的見解，小孩子也可養成在器官中求快樂或對其母作性的窺探的習慣，但是這都是不良的家庭教育的影響。譬如有了 Hans 的父親，自然可使 Hans 常以其 peewee-maker 爲言。但是我們可不能因此而便推想一般兒童都受伊謫普斯情意綜的騷擾。

六

弗洛伊特的錯誤在先懷某一成見以觀察兒童，次乃以觀察某些兒童所得到的事實爲根據，作一概論。因此，在他看來，兒童都莫不受伊諦普斯情意綜的騷擾，神經病都莫不以性生活的制抑爲其主因。據他的見解，本能背後有一種力，叫做『基力』(libido)。Jung 以此『基力』等於叔本華之所謂『意志』，亞理斯多德之所謂『動力』(the *horme*)，原素和原素之間的引拒力 (the *eros*)，或柏格森之所謂『生活力』(the *elan vital*)（參看 Jung,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 Psychology*, p. 32.）。弗洛伊特既認性爲最重要的本能，所以他的『基力』遂專爲性本能背後的力。常人的『基力』或以異性爲對象，或因昇化作用 (sublimation) 而以不屬於性的事件爲對象。小孩子的『基力』以其母爲第一個對象，到了爲吸吮而吸吮，在己體器官上求快樂的時候，則以己體爲對象。成人的『基力』倘不能適應實在，而以兒童時的對象爲對象，則其結果便成性的倒錯者（參看第二十一講）。但是性的倒錯或『性的退化』(sexual

regression）爲自我所不許，因此自我乃加以阻抑。『基力』既被阻抑，乃迂迴曲折以求滿足，結果乃造成神經病的症候。（參看第二十三講。）即就常人而言，其意識的生活雖能以『基力』投射於相當的對象之上，但在夢中，也不免回復於兒童的生活，而以社會所禁止的對象，爲滿足『基力』的工具。所以，由弗洛伊特看來，夢和神經病都以基力被抑爲其主因；換言之，都脫不了性。

弗洛伊特既認性爲夢及神經病的原因，乃強詞奪理以維持其一貫的主張。協識脫離症係借症候以發洩其性慾，迫脅狂則借症候以發洩其性慾或禁絕其性慾。洩慾禁慾雖屬一正一負，但據弗洛伊特的見解，正固屬正，負亦是正。現在更請進而討論驚懼，看他如何自完其說。

由他看，焦急或驚懼（anxiety or fear）也都爲『基力』被抑的結果。兒童怕見生人，那是我們所知道的。弗洛伊特以爲『兒童之畏懼生人，初不因爲他以爲這些生人懷有惡意，……其實，兒童見生人而驚退者，乃因爲慣習於——因此遂希望着——一個親愛而相熟的面孔，或其母。他既於此失望，遂一變而成驚駭——他的「基力」既無可消耗，那時又不能久儲不用，遂因變成驚駭而得所發洩了。』（卷六頁一八。）『就成人而言，其「基力」縱暫時不得發洩，也不足轉變而

成焦急。因爲成人已早知如何保存其「基力」而不用，或如何應用之於其他方面。但是，假使其「基力」係附着於一種曾經阻抑過的心理的興奮，那麼類似於兒童……所有的情形便隨而復起，因爲其人已復返於兒童時的驚悸，於是其「基力」很易變成焦急。』

誠如弗洛伊特之所主張，則歐戰初期中英兵的神經病究將如何解釋呢？據 McDougall 說，英國兵的神經病，常多起原於被抑的驚懼。英國人教育兒童，使壓抑其驚懼的情緒，以爲感覺驚懼或表示驚懼，便無異自認懦夫。戰事既作，法國軍隊都自由表示其驚懼，英國兵則橫加阻抑，不願承認。因此，他們乃患所謂『戰事神經病』(war neurosis)。病者夢中將戰事內的恐怖或危險情形重復引起，結果乃大驚而醒。這種夢或這種神經病，難道也可釋爲性慾的滿足嗎？Dr. Ernest Jones 曾爲此辨護，以爲一個人遇大危險，不能敏於脫逃，反因驚懼而麻痺，所以他認凡屬驚懼，都莫非是神經病的驚懼，而神經病的驚懼則莫非是被抑的潛意識性慾的表示。其實，Jones 也太無聊，弗洛伊特在其近著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書內，已放棄了這個汎性論的主張而承認『戰夢』之不盡爲性慾的表示了。（參看 McDougall, *Outline of Abnormal Psycho-*

logy pp. 139－140, 180－182, 263－271.)

譯者原不敢否認性的重要，原不敢否認夢和神經病之由於『基力』變態的發洩，但是由他看來，夢和神經病實皆爲多方面的，有時爲性慾的滿足，有時爲性慾滿足的反面，有時爲被抑的野心，驚懼，悔恨的表示，或其他。因此，他認 Adler 之僅重自我，和弗洛伊特之僅重性慾，都不過以眞理之一面，爲眞理之全部，其失相等。由他看來，神經病的原因至爲複雜：甲由於性生活的失調，乙由於驚懼之被抑，丙由於愧不如人或『卑劣的情意綜』(inferiority complex)，丁由於受良心的責備，餘可類推。讀者如嫌太抽象，則請將丙丁二種舉具體的事例如下：

(一)某甲年三十五歲。久患失眠症，及手淫的強迫觀念。病者已娶有妻室，生有兒女二人，且復和其妻素甚愛好，所以他患有手淫衝動，殊足令人尋味。除了這些病態的現象之外，還有一種崇拜橡皮的怪癖 (rubber fetichism)。每當深受刺激的時候，便不禁要大呼『橡皮。』

此病由弗洛伊特看來，顯然有性的倒錯的意味。然而我們可暫緩下斷語，且先研究病者的生活史。病者在孩提時，常遺尿牀上，復因應對遲鈍，所以大人們都以他爲獃兒。他既在實際上不能和

他人爭勝，乃於幻想中自視高人一等。到後來，他遂僅承認自己的存在，他人都僅為幻形。因為橡皮有抹去字墨的能力，所以他遂借橡皮為自己權力的表現。每當受學校，家庭，或妻子壓迫的時候，他便借『橡皮』為魔術的符咒。至於他的手淫的強迫觀念，也以增加自我的能力為主。他的性慾如賴其妻發洩，則他的權力究竟受了限制；反之，若任情手淫，則不復需要婦人了。失眠的用意也復如此。他不自視為很有能力的大人物嗎？然而在實際上，他究竟無所成就。這原足使他愧不如人。然而他之所以少成就者，初非能力不及他人，乃因他睡眠不甚充足。假使他也像你我的倒頭便睡，那麼他的成就還可以限量嗎？（此例取自 Adler，為本文說明的便利計略加刪改，參看 A Adler,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pp. 28－31.）。

（二）患者為一兵士，曾在前線服務兩年，身經多次戰事。他的症候是兩腿發抖甚劇。平時行路尚無妨礙，但當受情緒的刺激，尤其是站在長官面前的時候，便不禁發抖。他也深以此事為恥，惟雖用盡平生氣力，也復不能制止。我們若不研究他的過去的歷史，也許以為他膽小如鼠，怕經戰事所致。但是他實愛國成性，滿期殺敵較多，為國家得勝戰。所以他之發抖，初非怕死，更非『基力』欲借

此發洩。據 McDougall 研究的結果，病者曾於劇戰中刺殺一已傷的敵人。所以他的症候，實由於悔恨之情橫被阻抑所致。（此例取自 McDougall, *Outline of Abnormal Psychology*, pp. 265－266.）

以上二例若仍不足以證明弗洛伊特之失於偏激，則請再從 W. H. R. Rivers 的 *Instinct and Unconscious* 書內舉一例如下：（參考此書頁一七〇至一八一）病者爲一醫生，症候爲驚悸失眠，精神困頓，尤其怕獨居圍牆之內。歐戰時他在軍隊服務，戰壕中的生活更足使他疑懼。他先請一弗洛伊特派的精神分析家診治，以爲其病必由於性的被抑經驗的作祟，因特努力將幼時經驗重復記起，但終不能發覺其病害的性經驗。如此因循既久，病乃加劇。戰後由 Rivers 醫治，Rivers 細述弗洛伊特的汎性論之不足信，因爲性以外的被抑經驗也都足以致病。病者受此指導的結果，乃重復記起許多已遺忘了的驚懼的經驗；有一種更和其病有密切關係。原來他三四歲時，曾拿某種物件賣給一收買零物者，以換取半便士的代價。此收買零物者的房子至爲污陋。屋外爲一長街，病者從屋內出時，適天已暗黑，街門已閉，正苦無路可出，而街內又有惡犬狂吠，更足

使他心驚膽戰出來後，遂將此可怕的經驗力加阻抑。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他每處圍牆之中便不堪其苦。這個被抑經驗旣復召回，他的病遂告勿藥。所以，神經病的原因不必爲性生活的失調或『基力』的變態。

然而受弗洛伊特分析的病者，何以常不免有可證實他的理論的夢呢？這蓋由於受弗洛伊特暗示所致。上文所舉 Hans 的事實可用以爲例。總之，弗洛伊特的學說瑕瑜參半。我們讀書本須持批判的態度，讀弗洛伊特的著作則尤宜如此。

七

老實說，我譯此書，目的是消極的。國內學人徒震於弗洛伊特之名，間或對於他的功績作過高的估計。我現將此書譯出，好使讀者明白弗洛伊特究竟是如何的一個怪人。讀者若因爲我譯了弗洛伊特的一部書，便以我爲一 Fruedian，那麼弗洛伊特縱肯收留，我可也呼寃不置了。

我不懂德文，譯文以英文爲底本，當然是慚愧萬分。英譯本有兩種：一爲英國本，一爲美國本。我

因相信 Ernest Jones 的話，所以採用 Joan Riviere 翻譯的英國本。

關於譯名，我所用的都較爲普通。然而下列數詞，卻有聲明的必要："complex" 有譯爲『心組』的，我則譯『情意綜』。此詞爲吾友朱君孟實所創，不敢掠美。Paranoia 應譯爲『妄想狂，』我現譯『虛幻狂，』現在頗覺欠妥。Hysteria 譯『協識脫離病，』似有採取 Janet 的學說的嫌疑，故也不甚妥適。Libido 比較難譯，弗洛伊特的 libido 和 Jung 的 libido 不同其涵義，有人譯音當然很對，只因以『里比多』入文，讀者或難明瞭，故又以譯意爲佳。我前曾譯爲『性力』，惟以『性力』譯 Jung 的 libido 則又不妥，所以現在譯爲『基力。』

我的譯序，初意本僅欲以數千字了事，但拉雜寫來，竟滿一萬餘字。讀者如嫌嚕囌，則請舍序而直讀本文；萬一欲先了解弗洛伊特的系統，則序文當可爲讀者之一助。

高覺敷，二十年，二月二十三夜。

精神分析引論

第一編　過失心理學

第一講　緒論

我不知道諸位已否因讀書或傳聞，而得有精神分析的知識。不過我的講題是『精神分析引論，』顧名思義，乃不得不假定諸位於本題一無所知，要我來從頭講起。

至少有一件事，我可以假定諸位是知道的——那就是精神分析原是神經錯亂症的一種治療法。這個方法和普通醫藥的方法不僅不同，且常相反。通常要使病者受一種新式的治療時醫者往往誇張其方法的輕便，好使病者相信牠的效力。在我看來，這個辦法很對，我們可因此增加治療的功效。但是要用精神分析法治療神經病者的時候，我們的手續可就不同了。我們要告訴他這個

方法如何困難，如何需要久長的時間，在他的方面又須如何嘗試，如何犧牲；而且是否有效，我們還不敢預卜，一切成功都靠他自己的努力，了解，適應和忍耐。我們所以採用這種似乎乖謬的態度，當然也有其充分的理由，至於其理由如何，諸位到後自然了解。

可是對不起，我在講演之始，便要以待遇神經病者之道待遇諸位，我要勸諸位下一次不要再來聽講了。我要告訴諸位，我只能給你們以關於精神分析的一點不完全的知識，而且你們也決不易對於精神分析而有一種獨立的判斷。因爲你們的教育，你們的思想習慣，都迫得你們反對精神分析，而且須先在心內費多大的勁力，纔可屈服這種本能的抵抗力。我的演講究竟使你們對於精神分析有多少了解，那自然不能預定；但是我至少要告訴你們，你們在聽講之後，決不能實行精神分析的研究，也決不能實施精神分析的治療。尤有進者，你們若有人不以膚淺的了解爲足，且欲和精神分析法結永久的關係，則我不僅不加以鼓勵，而且實際上要予以警告。因爲方今之時，若有人採擇這個職業，則其在學術上成功的機會既被剝奪，而於實行問世之時，又可見全社會都不能了解其目的和意向，而疑忌咒詛反無所不用其極了。

但是一種新增的知識常足使有些人受其吸引，而不顧一切。你們若有人雖受警告，而第二次仍來聽講，那當然不勝歡迎。但是你們無論那一位，在義都應先明瞭精神分析的困難。

第一是精神分析的教學和說明的問題。你們作醫學的研究時，慣於用眼，你們看見解剖的標本，化學反應的沉澱物，神經受刺激後所有筋肉的收縮。後來，你們和病者接觸了，乃用感官而知道病者的症候，觀察病理作用的結果，有時還可分析致病的原因。就外科方面說，你們可親見治病的手術，而且自己也可嘗試。即就精神療病法而言，病人的徵象，異常的表示，及其語言和行為等都為有目者所共見，在你們心裏留有深刻的印象。所以醫學的教授大半是作說明和領導的工作，好像引你們遊歷博物園，而你們則因此和所欲觀察者有直接的關係，以自己親身所歷，可以確信新事實的存在。

但是不幸的很，精神分析可就不然了。在精神分析的治療時，除醫生和病者談話之外，無他物。病者說出他的已往的經驗，目前的印象，且表示其願望和情緒。醫生則只有靜聽，或設法引導病者的思想，或迫得他注意某一方向，有時或給他的話以一種解釋，看他是否有贊許或否認的反應。病

者的親戚朋友只對於其所看見的，接觸的，或活潑潑的動作纔會相信，現在若聽到『談話可以療病』便無不表示懷疑了。他們的理由當然是矛盾而不合邏輯的。因爲他們同時也相信神經病者的病痛，都純由想像而作。我們要知道說話和巫術初本一物，卽在今日，話仍保留許多魔力。你看我們用話可使人快樂，也可使人失望。教員用話傳授知識於學生。演說者用話感動聽衆而控制其判斷。話可引起情緒，我們常用以爲互相感應的工具。所以我們可不要看輕談話的精神病治療法，而且若聽到精神分析者和病者的通話，也便可以滿足了。

但是聽到通話也難辦到；因爲分析時所有的對話，是不許旁聽的；而其手續也不能供給大家參觀的。我們在講精神療病學時，固然可示學生以神經衰弱的或協識脫離的病者（neurasthenic or hysterical patient）。但是這些病者只能敍述其病和症候。只是對醫生有特別情感的時候，纔肯暢說，以供給分析的需要，若見有第三者，則又靜默無言了。因爲分析時所要訴說的，都是他們的祕密思想和情感，非但不願告人，而且自己也不願深究。

所以精神分析的治療，你們可不能參觀了，你們若要學精神分析，則只好從傳聞中得來。這種

間接的知識遂使你們對於精神分析這個問題，很難有堅決的信仰了。

現在暫且假定你們在聽講歷史，而不在聽講精神療病學，又假定講師在講亞歷山大的傳略和戰功，他所告訴你們的，你們有什麼理由信以爲實呢？就情形講，其事跡之不足靠似有甚於精神療病學，因爲歷史講師和你們一樣，也未曾參與亞歷山大的戰事；至於精神分析者至少可以告訴你們以自己所曾參預過的事實。但是歷史家究竟有什麼證據作基礎呢？他可以叫你們參考 Dioderus, Plutarch, Arrian 諸人的記載，他們都或和亞歷山大同時，或生在其後，但時間相離不遠。他又可請你們看他所保存的亞歷山大的石像和錢幣，Pompeii 的 Issus 戰爭的嵌畫的照片。但是嚴格地說，這些證物僅足證明古人已相信亞歷山大的存在和其戰功的眞確。你們的批判於此又可開始了。你們也許覺得關於亞歷山大的記載不盡可信，有些細目是沒有充分證據的。但是當你們離開講室的時候，我敢說你們決不至於對亞歷山大的存在有所懷疑。爲什麼呢？第一，教師決不至於將自己所懷疑的史實硬要你們相信，因爲這於他是沒有好處的；第二，古來史家對於這些史實的記載，很少抵觸矛盾的地方。你們萬一要懷疑史家的記載，你們便可用兩種測驗：第一，看

他們作僞是否有可能的動機，第二看他們的記載是否彼此一致。這種測驗的結果便可知亞歷山大是確無可疑的，至於 Moses 和 Nimrod 則略次之。到後來，你們便可知精神分析究竟有什麼可懷疑之處了。

你們現在可便有下面的一個疑問：精神分析若旣沒有客觀的證據，又沒有公開參觀的可能，那便如何去研究而擔保其非由於僞造呢？研究精神分析當然不是一種容易的工作，現在曾經學得精的也復寥寥可數；但是要學呢，却也有門路可走。自我的人格的研究，可以爲精神分析的入門。所謂『自我研究』者不必就是內省，但是因爲沒有較好的名詞，或可稱之爲內省之一種。你們若已有些許自我分析的知識，便可有許多普通的精神現象可用爲這種分析的材料。你們由此便可信精神分析所描寫的決不是欺人之談，然而這方面的進步也不無限制；你們若想再有所得，最好讓自己來受精於此道者的分析，尙可利用機會去觀察分析的細針密縫的處所。這個學習法固然很好，但只有個人可用，全班便不可用了。

關於精神分析的第二種困難，可不是固有的，是你們受了醫學研究的影響而後纔有的。你們

因受了醫學的訓練而養成一種心理的態度，和精神分析的態度大異其趣。你們當將機體的機能和失調，建立在解剖學的基礎之上，用物理化學說明其所以然，而用生物學的觀點加以進一層的解釋，可是你們從來不稍稍注意於精神方面的生活，殊不知道精神生活乃是複雜的生機體最後發展的結晶。所以精神分析的觀點是你們所引以爲奇的，你們常懷疑牠，否認牠有科學的價値，而讓牠由詩人，哲學家，玄學家和一般人優爲之。但是你們若有這種缺陷，則必不能成良好的醫生；因爲治療病人，最先接觸到的就是病者的精神生活，你們原輕視那些江湖術士和巫覡，可是因爲你們忽略了精神生活，你們恐便不得不讓術士巫覡們來收一部分的治療之效了。

你們已往的教育所以有此缺陷者，我原很知道是情有可原的。你們在學校裏沒有一種附屬的哲學的科目可以作醫學的幫助。思辨哲學和敍述的心理學姑慢說起，就是那和感官生理學聯帶研究的所謂實驗心理學，也不能幫助你們懂得心和體的關係，或了解精神生活的失調。醫學上固然有一種精神療病學專講各種精神的病擾，集爲種種圖畫以爲臨床診斷之助。但是精神療病者本人也就不敢堅決地稱自己的學科爲科學了。這些圖畫所表現的症候究竟如何發生，如何組

成，如何聯絡，則尙在未知之數；或者這些症候在腦子裏看不出什麼變動，或者雖有變動，可不能用以爲解釋的工具。只是這些精神病擾已斷定爲機體疾病的間接的結果之後，纔可有治療的可能。

這個缺陷就是精神分析所要補塡的。精神分析法要供給精神療病學以心理的基礎，要求得一種公共的理由以解釋身體和精神的病擾。要達到這個目的，乃不得不放棄了種種成見，無論其爲構造的，化學的或生理的，而且不得不徹底應用純粹心理學的概念。但是這由你們看來，便未免格不相入了。

其次還有一種困難，可不是由於你們的教育或你們的心理態度而纔起的。精神分析有兩個信條大足以引起全人類的怒視：其一和他們的理性的成見相反，其二則和他們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見相衝突。這些成見是不可輕忽的，牠們都是人類進化所應有的副產物，是極有勢力的。牠們有情緒的力量作基礎，所以要打破牠們，確是難事。

心理分析的第一不快的信條以爲心理作用是以潛意識的爲主，至於意識的心理作用則僅爲整個心靈的分離的部分和動作。我們要記得我們從前常以爲心理的卽意識的。意識好像正是

心理生活的特徵，而心理學則成爲研究意識內容的科學。這都像是不待證而自明的，所以誰敢否認，便顯然成一妄人。然是一談到精神分析，便不得不和這個成見相抵觸，便不得不否認『心理的卽意識的』之說。精神分析以爲心靈包有感情、思想、慾望等作用，而思想和慾望都可爲潛意識的。但是精神分析因有了這個主張，開頭便失了有科學頭腦者的同情，而被譏爲荒謬搗鬼的巫術。我爲什麼指『心理的卽意識的』之說爲偏見呢，你們當然不易了解，而潛意識倘誠存在，則人類進化究竟到了那一個時期纔否認潛意識，或者這種否認究竟有何利益，那也是你們所不能揣測的。於是心理生活是否和意識同範圍或超出於意識的範圍之外呢，這種爭辯遂也像是文字之爭無關實際了；但是我要告訴你們，對於潛意識的心理作用的承認，實可使人類和科學有別開生面的新觀點。

現在可要述精神分析的第二信條了；可是第一條和第二條之間究竟有如何密切的關係，那也是想不到的。這第二條，也是精神分析的創見之一，以爲性的衝動，廣義的和狹義的，乃爲神經病及精神病的要因，這是道前人所未道的。但是我們的話尚不止於此，我們更以爲這些性的衝動，在

另一方面，卻使人類有最高尙的文化的，美術的及社會的事功。

由我看來，精神分析法所以引起大家的敵視者，便以這個結論爲主要的原因。你們一定想要知道這個結論的理由的。我們相信人類在生存競爭的壓迫之下，曾竭力制服其原始衝動的發洩，然後纔能將文化創造起來，而文化之所以不斷地改造，也由於逐代加入社會生活的各個人繼續地爲公共的利益而犧牲其本能的享樂。而其所利用的本能衝動則尤以性的本能爲最重要。因此，性力遂受一番『昇華』作用，所謂『昇華』者意卽性力舍卻性的目標，而轉向他種較高尙的社會的目標。但是由此而造成的組織是不大穩固的，因爲性的衝動不易控制；而參與文化事業的各個人都不免有受性力反抗而橫決之虞。性力如一旦放肆，回復其原始的目標，則社會文化的危機將莫大於此。所以社會必不願有人指出性和社會發展的關係；更不願承認性本能的勢力，或討論各人性生活的重要；社會要大家有修養，遂於性的問題全不注意了。因此，精神分析的理論是要受非難的，是要被視爲醜惡的，不道德的，或竟危險的。但是這種駁斥是不易生效的，因爲精神分析的結論實可稱爲科學研究所有客觀的結果；所以要駁斥得有力，乃不得不有相當的理由。人類的本

性原喜將不合意的事實詆爲虛妄，然後不難求所以完其說。因此，社會遂將由感情方面發生的理由，用邏輯的具體的方式，以詆毀精神分析的結果，而且竭力擁護其偏見，以抵拒我們強有力的反證。

然而我們可決不因此而退讓的。我們只是要承認我們因苦心研究而得的事實。我們認定科學的範圍之內不必顧到實際上各人的成見，無論其有理由或否。

你們要研究精神分析，開頭便有種種困難。上述幾點不過是略舉一二，然而也儘夠了。假使你們不因此沮喪，那便請於下次再來聽講。

第二講　過失心理學

我們現在可先用事實的觀察入手，而不用假設。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選取那些很常遇見而從來沒有人注意的現象。這些現象爲一般健康人所共有，所以不能算病。我所要說的就是大家所常犯的過失。譬如要說一件事，偶然用錯了字〔這就叫做『舌誤』[1] (slip of the tongue)〕；

又如寫字也可有類似的錯誤〔這就叫做『筆誤』[2]（slip of the pen）〕，筆誤可以看出也可以瞞過；又如讀書錯唸了字〔這就叫做『讀誤』[3]（misreading）〕；又如聽官本沒有病，可是聽錯[4]人家所說的話。還有一組過失是由於暫時的遺忘所致，雖不是永久的遺忘，[5]譬如一個人記不起他所熟知而見面便可認識的名字；又如一個人忘記了實行一件要做的事，到後來可又記得了，可見他只是暫時的遺忘。此外另有一種過失，可沒有這種暫時性，例如放錯[6]了物件以致後來竟無可尋覓處。這也是遺忘之一種，可是略異於普通的遺忘；因為我們對於這種遺忘，必將驚異懊惱而不解其故。還有某些過失，雖也有暫時性，卻可與此同類，譬如有人始終知道某事不確，有時卻信以為真。與此相類似的現象，我們也曾予以不同的名稱。

這些過失的名詞，在德文都以“ver”起首，略可見牠們相互間的關係。[7]牠們大半是暫時的，不重要的，而在生活上無重大意義的動作。譬如以此遺失物件便很少有實際上重要的結果。所以這些事實引不起多大的注意，也引不起多大的興趣。

我現在卻要請你們研究這些現象。你們也許不耐煩地反對說：『在人世上及精神錯亂的方

面值得解釋的神祕玄奧之事還多得不可勝計，所以對這些無關重要的過失而多所費力便不免太覺無聊了。假使你能夠解釋一個明目聰耳的人在天日之下，究如何能看見或聽到無中生有的事物，或解釋一個人究如何能忽然相信自己方受最親愛者的迫害，或竟如何能用最巧妙的詞令掩護三尺孩童所能看得出的謬見，那末我們便鄭重地看得起精神分析。但是精神分析若僅能說明一個演說家用錯了字或一個主婦遺失了鑰匙等瑣屑之事的原因，那麽我們的時間和精力便擬留以研究較稍重大之事了。』

我的答覆是：勿性急吧！你們的批評是文不對題的。精神分析固不能以不曾瑣屑自相誇許。其實牠所觀察的材料常爲旁的科學所譏爲瑣碎的，平凡的，不重要的事件，或露骨地說一句，簡直是現象界裏的廢料。但是你們的批評卻似以爲重大的事件必常有重要的表現。在某種條件之下，某種時間之內，很重要的事件便不至於借瑣屑的事件而表現嗎？這是很易舉例說明的。譬如這裏聽衆中的年青者，你們怎知道自己已博得戀人的愛呢？豈必待她給你明白的宣示，熱愛的擁抱嗎？或者究竟看見她丟你一眼，給你一種姿勢，或和你握手一秒鐘之久，人家無所知覺，而你不已心滿意

足嗎？或者假使你是包探偵查一個謀殺案，你能期望殺人犯在謀殺場所中留給你一張有名姓住址的像片嗎？你豈不以已有其人的蛛絲馬跡而便自足嗎？所以微乎其微的符號也有其相當的價值，而不容我們輕視的；由這些符號出發或者可發現重大的事件。你們以為人世上及科學上的大問題有引起我們興趣的優先權，我當然首表同意。然而你們如決定終身從事於大問題的研究，那也是一無所得的。第二步如何着手，便不免茫然了。就科學的研究而言，面前如有一條可走的路，便須開步。假使你沒有偏見或成見，勇往直前，你或可僥一時之倖或利用各事件彼此的關係（或小事和大事的關係，）即屬下賤的工作，也未始不可走上了研究大問題的軌道之上。

我便用這個觀點希望你們對這些常態人的小過失而發生研究的興趣。我現在想先請問那些不懂精神分析的人究如何解釋這些現象。

他必不假思索的回答說：『這些小事，是不值得解釋的。』他這句話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難道他以為小事便可此可彼，而不能和他種事件發生因果的關係嗎？無論何人在無論何處若如此否認自然現象的因果律，便不免將宇宙的科學觀（Weltanschauung）拋棄於九霄之外了。宗教

觀也不至於如此荒謬，因爲據宗教的教義，苟非上帝所欲，即『一雀之微也不至於無因落地。』我想他必不願將他的答案加以邏輯的引申他必讓步說自己如屈尊研究這些現象便可立即求得相當的解釋。那當然是由於輕微的機能的錯亂，或精神的弛懈所致可以推求而得的。一個人說話若本來不錯，現在錯了，那必由於(一)疲倦或輕恙，(二)興奮(三)注意集中於他事的結果。這是容易證實的。疲倦，頭痛，或憂鬱症（migraine）常足使人說錯了話。遺忘了專有名詞也很常發生於此種狀況之下，有許多因不能記起專名，便預知憂鬱病復作了。一個人興奮時，也常用錯了字或做錯了事；注意分散或注意集中於他事時，每易忘記了所要做的及未曾計畫的事。*Fliegen de Blätter* 裏的教授可用以爲例。他因爲正在考慮第二卷書上的問題，遂忘記了自己的雨傘而拿起他人的帽子。我們由自己的經驗，也知道一個人若方專心注意於他事，便能忘記了他的計畫或信約。

這些話似乎是容易了解，無可辨難的，但也許不能引起多大的興趣。請更細心研究這個解釋過失的理論吧。過失發生的條件，如適如這些人所說，則不屬於同類循環系的病擾是常態的機能

所以錯亂的生理的根據；興奮、疲倦、及煩惱等，則可視爲心理生理的原因，可用以建設一種理論。疲倦及煩惱可引起注意的分散，而不能專心從事於動作。於是其事遂很易見擾而不能完成。神經系中樞的血循環如有微恙或變化，也可有相同的結果，照樣引起注意的分散。統而言之，因機體的或心理的原因而引起的注意的擾亂可就是各種過失的主因。

然而這種解釋殊不足爲精神分析的研究的援助，可要爲我們所遺棄了。老實說，對於這個問題作更深切的研究之後，便可見這個『注意』說和事實不盡相容，或至少也不能由此推知一切。我們知道有許多人雖沒有疲倦或興奮，一切都屬常態，但也可有這種過失和遺忘；除非因爲有了這些過失，我們事後便說是由於興奮，不過犯者不肯承認，但這個問題尚不如此簡單，因爲注意增強，事不因而必成；注意減弱，事也不因而必敗。有許多動作純爲自動，不必注意也可底於成。譬如走路，也許不知道往何處去，但能到目的地而止，不至走錯了路。這至少是我們所常見的。善於奏鋼琴的琴師不假思索也能成調。偶然的錯誤原所不免，但是假使自動奏琴可以增加錯誤的危險，那末琴師因不斷地練習而使奏琴的動作完全變成自動，豈必最易有這種危險嗎？然而我們知道有許

多動作，不予以特殊的集中的注意，卻易最有成績；而立意求其完滿，不敢稍分散其注意，反足引起錯誤。你們也許可以說那是由於興奮的結果，但是興奮爲什麽不能促進注意集中於其所期求的目的之上，那就非我們所能了解了。所以一個人若在重要的談話中，說反了自己所要說的話，則必不得釋以心理生理說或注意說。

關於這些過失還有許多旁的次要的特點也不是這些理論所能解釋明白的。譬如一個人暫時忘記了某人的名姓，他便懊惱了，不能不前後回憶。爲什麽他雖有此懊惱，但常不能捉住那個已經上了舌端而有人提起便可立即認得的字呢？或者另舉例來說吧。有時錯誤增多，互相連鎖，而互相替換。譬如有一個人第一次忘記了一個約會；第二次，他特別努力記憶了，卻知道自己記錯了日子或鐘點。又如一個人想以種種方法記起一個已經遺忘的字，而思索時竟將那可爲第一個字引線的第二個字也完全忘掉。他若因此追求第二個字，則第三個字又復遺忘，餘可類推。排字的錯誤也復如此。這種錯誤據說有一次見於某一『社會平民』報之上。該報記載一種節宴，說；『到會者有呆子殿下』（His Highness, the Clown Prince）。第二天要更正了，該報乃道歉說：『錯句

應更正爲「犬子殿下」』(His Highness, the Crow-Prince)。又如某將軍頗以怯懦聞於世。有一戰事通信員訪問將軍，在通信中稱將軍爲 this battled-scarred veteran (意卽臨戰而懼的軍人)。次日他道歉了，說昨日的話應更正爲 the bottle-scared veteran[8] (意卽好酒成癖的軍人)。這些乖錯，據說是由於排字機中怪物作祟的結果——這個比喻的涵義可非心理生理說所能包括了。

說錯話也可因受暗示而引起。現在試述一故事以說明之。有一個新進的戲子在 *the maid of Orleans* 劇中，充一個重要的脚色，應稟告國王說："The constable sends back his sword"，(意卽『大臣將劍送回了。』)導演時，主角開頑笑，將本文改爲 "The *Komfortabel* sends back his steed"。(意卽『獨馬車將馬送回了』[9])，說了好幾次。公演時，這不幸的新進的戲子雖屢經告誡不要稟錯，或者就因爲受了告誡的緣故，竟照錯本稟告了。

這些關於過失的特點，決非分心說所可解釋；然而我們也不必因此卽以爲其說必錯；加以補訂，也許可使牠完滿無缺。然而有許多過失，卻可以另一觀點討論。

我們可取舌誤爲最合宜的代表。筆誤，讀誤也可爲例。我們須記得我們所曾討論的只是說錯了話究在何時及何種情形之下；而所已求得的答案也僅以此點爲限。但是我們尙可有另一問題，卽爲什麽有這個特殊的錯誤而沒有其他呢？這就是關於過失的性質上的討論。須知道這個問題若沒有答案，而過失的結果未經解釋，則生理的理論雖已提出，而在心理方面尙純爲偶然發生的現象。譬如我說錯了一個字，其錯誤之處可以有無限種，我可以用一千多個旁的字以代替那個對的，卽對的也可有許多變式。在許多可能的錯誤之中獨有這個特殊的錯誤，究竟是有所使而然呢？或僅靠機會呢？這個問題究竟能否有合理的答覆呢？

Meringer 和 Mayer（一爲語言學家，一爲精神療病者）在一八九五年，曾設法由這方面研究舌誤的問題。他們搜集了許多實例，純用敍述的觀點加以論列。這當然不是解釋，但是可因此得到一種解釋。他們將錯亂分爲『倒置』（interchanges，字及音節字母的倒置），『凝縮』（anticipations），『留礙』（perseverations），『混合』（compoundings），『替代』（substitutions）五種。現在試舉例以明其類。譬如說『黃狗的主人，』錯爲『主人的黃狗，』這就

是『倒置』（就字的位置說）的例。又如一個旅館的茶房，敲着大主教的門，主教問是誰敲門，茶房一慌，回答說『我的奴僕大人來了，』也可視為『倒置』的好例。至於句中字母的『倒置，』則有如傳教師所說："How often do we feel a half-warmed fish within us."（譯案：中國文非拼音文字所以絕對沒有這種例子。）又如有人想要說自己此番是被動的單戀（意即說有人鼓勵他去單戀）卻說錯了，變成自己此番是被戀：這就成了『凝縮』的句子。（譯註：這是中文的例。）至於『留礙』則由於已經說出的音節干涉將要說出的音節而致誤，例如『諸君，請(auf)大家飲酒（*anzustossen*）以祝我們的領袖之壽，』誤為『諸君，請大家打噴（*aufzustossen*）以祝領袖之壽。』

議會中某議員稱另一議員為"honourable member for Central *Hell*,"，（意即中央地獄裏的榮譽的會員，』蓋誤Hull為*Hell*。又如一個兵士對朋友說：『我願我們有一千人敗存山上』I wish there were a thousand men *mortified* on that hill 蓋誤 fortified（守）為 *mortified*：這些都是『留礙』的例子。就第一例說，*ell* 音乃為 member 及 central

中 e 音的餘響；就第二例說，[10] *mortified* 中 *m* 音乃爲 *men* 的遺音。這三個例子可不很常見。較常見的是『混合』的例子。譬如一個男子問一位女士可否『送辱』她一路（*begleit-digen*）；『送辱』者蓋即『護送』（*begleiten*）和『侮辱』（*beleidigen*）之合。（但是年輕人要知道他若如此鹵莽，便很難對女人有成功的希望。）又如一個可憐的女人說自己有一種不可治的鬼怪的病（incurable *infernal* disease [11]）（譯註：infernal 或爲 internal 之誤，internal disease 意見內病）或如 Mrs. Malaprop 說：『男子很少知道女子所有的「無用的」性質（*ineffectual* qualities）的價值』（譯註：ineffectual 或即 affectional 之誤，affectional 意即感情的）這些都可稱爲『代替』。

Meringer 和 Mayer 對於這些實例的解釋是很欠完滿的。他們以爲一個字的音和音節有不相等的價值，而有較高的價值的音若已發出，便可干涉較低的價值的音。這個結論顯然是以『凝縮』和『留礙』爲其根據；至就他種舌誤而言，則音的價值的高下縱使存在，也不成問題。最常發生的舌誤是用一個字代替另一個類似的字；有許多人以爲這個類同之點便夠作解釋了。例

如某教授在開講時說：『我不願（*geneigt*）窺測前任教授的優點，』『不願』蓋即『不配，』（*geeignet*）之誤。

然而最普通的而最足注意的舌誤是說反了所要說的話。這些例子可不是由於音的類同而混亂的結果，因此，有些人遂以爲對待的字彼此間有強固的關係，所以在心理上有很密切的聯想。這種實例很多。譬如有一次國會議長在開會時說：『諸君，今天已足法定人數，因此，我便宣告散會了。』

他種聯想有時也可作祟而引起不快的結果。有一次 H. Helmholtz 的孩子和工業界領袖及發明家 W. Siemens 的孩子結婚，宴會時名生理學家 Dubois-Reymond 演說。他的演說詞當然是漂亮的，結束時舉杯慶祝說：『願 Siemens and *Halske* 百年好合，』原來 Siemens and *Halske* 是一個舊公司的名稱，柏林人全都熟悉的，也好像倫敦人之於 "Crosse and Blackwell."；

所以文字間的類同和音值（sound-values聲音的價值）若須注意，則字的聯想也須加以

論列。但是這還不夠。就這些實例而言，我們要完滿地解釋錯誤，勢不得不將前所說過或想過的語句一倂研究。據 Meringer 的主張，則這些例子仍可稱爲『留礙，』不過其起原較遠而已。——於是舌誤乃更不可解了，這是我所得的印象，不得不承認的。

但是在研究前舉各例時，我們尚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印象。我們所曾討論的，是舌誤所由起的普通的條件，但未曾研究舌誤的結果。舌誤的結果一經研究，便可知有些舌誤本身都有意義。這就是說舌誤的結果可視爲一種有目的的精神作用，所以能成一種有內容和有意義的表示。以前我們只談錯誤或過失，現在這種過失似乎有時也是一種正當的動作，只是牠突然闖來以代替那更所期望的動作，以致有過失之稱而已。

就有些例子而言，其過失的意義似乎是顯而易見。議長在開會致辭而宣告閉會時，我們一知道其過失所從起的情形，便可測其意義之所在。他以爲本屆會期必沒有好結果，不如從此散會反較爲痛快；所以這個過失的涵義是不難揣知的。又如某女士贊美另一女士說：『我知道這個可愛的帽子一定是你絞成（*aufgepatzt*）的。』誤『繡成』（*aufgeputzt*）爲『絞成，』她言外之意就

是說這頂帽子是外行人的作品。又如某夫人本以剛愎著名，她說：『我夫請醫生代定食單。醫生說他不必有特殊的食品，他的飲食只是我所歡喜的食品便好了。』這個過失的含意也很易明白。

現在假定大多數的舌誤和一般的過失都有意義，則過失的意義，便不得不引起特殊的注意；而其他各點都不得不退處於次要的地位。生理的及心理生理的條件可不加以論列，而關於過失意義的純粹心理學的研究乃為切要的工作。我們現在可用這個觀點，對於過失的材料作進一層的討論。

但在未討論之前，另有一個引線是要你們注意的。詩人常利用舌誤及其他過失以為文藝的工具。可是他以為過失或舌誤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是他有意造出的。他決不至於偶有筆誤，而允許其筆誤成為劇中人物的舌誤。他想用此筆誤表示一種深意，我們也可研究其深意之所在——他想借此表示那劇中人正在分心，或過勞，或頭痛嗎？假使詩人確欲借錯誤以表示其意義，我們也不得太加重視。這固然是對的，錯誤也許是確無深意，而為一種偶然的精神作用，或縱有意義，也僅屬少數；但是詩人卻仍可以文藝的技術予過失以意義，以達到文藝的目的。所以研究舌誤，與其求之

於語言學者及精神療病家，不如求之於詩人反較多進益。

Schiller 所著的 *Wallenstein*（Piccolomini第一節，第五幕）有這種過失的一個實例。在前一幕中，少年的 Max Piccolomini 曾伴送 Wallenstein 的美麗的女兒到營寨裏，所以熱心擁護 Wallenstein 公爵而力主和平。他退出後，他的父親 Octavio 和朝臣 Questenberg 不禁大驚。第五幕有下列一段：

Qcestenberg　啊，竟如此嗎？朋友，我們便由他受此欺騙而去嗎？我們便由他離開我們嗎？不叫他回來，在此地此時打開他的眼睛嗎？

Octavio（由沉思中振作起來）。他已打開我的眼睛了，我都看得清楚了。

Questenberg　看見什麼呢？

Octavio　不幸哉此行！

Questenberg　然而何以故呢？你究何所指呢？

Octavio　朋友，來吧？我得立卽順著這不幸的預兆，用我自己的眼睛來看一個究竟——跟我來吧！

Questenberg　什麽？到那裏去呢？

Octavio（匆忙地說）到她那裏去。

Questenberg　到…

Octavio（更正了自己的話）到公爵那裏去。來，跟我去吧。

Octavio 說要『到公爵他那裏去』，可是說錯了，由『到她那裏去』這幾個字，可知他也不免於公爵的女兒有所戀戀。

O. Rank 在 Shakespeare 的詩劇裏，得到一個印象更深的實例劇為 *Marchant of Venice* Bassanio 選擇那三個寶器箱的幕內；我現在最好讀述 Rank 的短評如下：

Shakespeare 的名劇 the *Merchant of Venice* 中的舌誤就其所表示的詩的情感和其技術的靈巧而言，都至堪欣賞。這個舌誤和 Freud 在他的 *Psychopathology of Everday Life* 中所引 Wallenstein 劇中的舌誤相類似，也足見詩人原深知這種過失的結構和意義，且假定一般觀衆都能領會。Portia 因受其父的遺囑的束縛，選夫須純靠機會。她所不喜的求婚者已都因

碰不到巧而見拒。Bassanio 是她所傾心的，他也來求婚了，她怕他也選錯了箱子。她想告訴他縱使選錯，而他仍可博得她的愛悅，但是她因對父已有誓約只得不說。Shakespeare 使她在這個內心的衝突裏，對 Bassanio 作下面的談話：

> 我請你稍待吧！待過了一天或兩天，再行冒險吧！因為選錯了，我便失了你的友伴；所以我請你等一下吧！我覺得似乎不願失了你（但這可不是愛情）……我或許可以告訴你如何選擇纔對，但是我受誓約的束縛，所以我不得舉以相告，你或許選不到我。但是一想到你或選錯，我便想打破誓約。別注視著我吧，你的眼睛征服了我了，將我分為兩半；**一半是你的，另一半也是你的**——**但是我應該說是我自己的**。既是我的，那當然便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屬於你了。

她想暗暗的告訴他，即在他選擇箱子之前她已屬於他，對他非常傾愛，可是這一層在義是不應說出的。詩人因此遂利用舌誤以表示 Portia 的情感，既可使 Bassanio 微有所恃，復可使觀衆耐煩等著選擇箱子的結果。』

最後，你們要注意 Portia 究如何將自己說錯的話和辨正的話互相調和，使不抵觸，又如何掩護其錯誤。

『……既是我的，那當然便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屬於你了。』

其他學者曾在醫學的範圍之外因觀察而知過失的意義，似可爲我們的學說的先驅。你們都知道 Lichtenberg（1742－1799）是一個滑稽的諷刺家，Goethe 說：『他（指 Lichtenberg）若說笑話，則笑話的背後暗藏一個問題。』有時，他且在笑話中隱示問題解決的方法。他有一次諷刺某君說：『他常將 angenommen（動詞，有「假定」之意）讀爲 Agamemnon，因爲他讀 Homer 太熟了。』這句話確可作讀誤的解釋。

在下次演講中，我們要看詩人對於心理錯誤的見解是否可以同意。

第三講　過失心理學（續）

在前次講演時，我們曾單單討論過失，而不及其和被干涉的有意動作的關係；我們知道就有些例子而言，過失似有意義。這個結論如可成立，則意義的研究將較過失所由起的條件的研究更多興趣了。

心理作用的意義究作何解呢？我們須先有共同的觀點。由我看來，意義蓋卽其所藉以表示的『意向』（intention）或卽在心理程序中所欲塡補的空隙。就我們所觀察過的大多數的實例而言，『意義』一詞都可用『意向』及『傾向』（tendency）等詞代替。我們之所以相信過失是意向的表示，究竟只是見欺於幻像，或竟由於受詩人放大過失的意義的影響呢？

現在請仍以舌誤的實例爲限而研究其意義。我們便可知道這些實例全有顯而易見的意義或意向，尤其是那些說反了自己所要說的話的例子。譬如議會議長致開會詞時，說『宣告散會』。那是很容易懂的，其意義和意向就是要閉會吧了。你也可以說他如此想；我們只相信他的話而已。你們請勿抗議以爲這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們知道他要的是開會，不是閉會，而他的意向當然只有他自己最明白，他說是要開會的。可是你們若具此見解，則不免已忘記了我們原欲『單單討論過失』而將過失和其所擾亂的意向的關係姑待後文再詳。所以你們便犯了邏輯上『竊取論點』（begging the question）的誤謬，而任意處理其所討論的全問題了。

就他種實例而言，其舌誤若不是所要說的話的反面，則常表示出來一種矛盾的意思。譬如『我

不願（*geneigt*）窺測前任教授的優點。』『不願』非卽『不配，』然而這句話的意義已和說話者所應取的態度大相矛盾了。

還有些例子，其舌誤只是在其所表示的意義之外增加一個第二義。於是其錯句乃像是好幾句的凝縮。譬如那剛愎的女人說；『他的飲食可受我的支配。』她的言外之意似爲：『他的飲食自然可受他自己的支配，但是他要什麽，究竟有什麽用呢？我纔可以代他選擇食品呢？』舌誤常予人以這種凝縮的印象，例如一個解剖學教授講演鼻腔的構造，結束時，問學生們能否充分了解，等得到了肯定的答覆之後，繼續地說，『這可很難相信，因爲充分了解鼻腔解剖的人卽在幾百萬人的城市之中，也僅舉一指可數……，否否，我的意思是屈指可數。』這個縮句自有意義：就是懂得這個問題的只有他一個人而已。

舌誤除顯而易解者外，還有他種例子，其意義是不易了解的，所以和我們所期望的直接衝突。譬如專名拼音的錯誤或無意義的語音的亂發是很常見的，我們單單以此爲根據也可解決『過失是否全有意義？』的問題。現在若將這些例子加以更精詳的研究，便可知這種錯誤也易領會其

所以然老實說這些似難了解的例子和前此較易懂得的例子之間確沒有多大的差異。

有人問馬主人馬怎麽樣了，馬主人說：『啊！牠可「慘過」(*stad*)——可再過一個月』("It may *take* another month.")[12]。那人再問他什麽意思，他說他想這是一件慘事(a *sad* business)『慘』和『過』混合而成『慘過』(stad)。(見 Meringer and Mayer.)

另有一個人談及一件可以非難的事，接着說：『於是某些事實又「發齪」(*refilled*)了』[13]。他的解釋是要說這些事實是『齷齪』的，『發現』(revealed filthy)和『齷齪』(filthy)合而成『發齪』(*refilled* 見Meringer and Mayer.)

你們可記得那少年要『送辱』一個不相識的女人。我們曾將此二字分析而成『侮辱』和『護送』，現在可不必等證據而知道這個分析之可信了。由這些實例看來，可見即就這些較欠明白的例子而言，也都可釋爲兩種不同說話的意向的相混或衝突。所不同者，就第一組的『舌誤』說，其一意向完全拒斥了其他意向，說話者遂說反了自己所要說的話，就第二組而言，其一意向只能夠變換了其他意向，因此遂造成一種有意義的或無意義的字形。

我們相信現在已懂得大多數舌誤的玄祕了。這一層若明白記得，則從前不能了了的另一組的舌誤也可領會。譬如變換名詞的形式雖不見得是常由於兩種大同小異的名詞的爭競所致，然而那第二個意向是容易看出的。非舌誤所致的名詞的變式是最普通的；這些變式蓋欲將某一名詞降格而等於下賤的事物；這是一種普通罵人的方式，受教育者雖欲不加採用，却也不願棄之若遺。牠可也裝成笑話，雖然是很卑下的一種。舉一個粗陋的例吧，法國總統 Poincaré 曾被變式而作 "Schweinskavé." 我們還可以進一層，假定這種譏諷的意向也可隱匿於因舌誤而致的名詞的變式之後。這若是對的，則因舌誤而改的滑稽可笑的變名也似可有類似的解釋。譬如議會議員稱他人爲『中央地獄裏的名譽的會員』(honourable member for central hell) 會場裏的安靜的空氣遂忽因這個可以喚起一種可笑而不快的影像的字兒而擾亂了。因爲這些變式似若有譏誚的表示，所以我們乃不得不斷定牠背後還有下列的一個意思：就是『你不要見欺於人吧。我這個字是無意的。萬一有意，當落地獄！』他如將完全無害的字變爲粗陋汚穢的字的舌誤也可類推而知其故。

有些人爲娛樂起見，故意將沒有妨礙的字變式而成粗野的字，這個傾向可算是大家熟悉的。有人以此爲滑稽，其實，你若聽到這種例子，便不免立即要問這是有意的笑話或無意的舌誤。

我們似已以很少的勞力解決了過失的謎了。過失不是無因而生的事件；乃是重要的心理的動作；是因兩種意向同時引起——或互相干涉——的結果；而各有其意義。然而我知道你們必定有許多疑問要向我質難，我們須先解決了這些疑難，纔可使這種努力所得的結果引起大家的信仰。我當然不願以粗率的結論來相欺詐。請大家以冷靜的態度將前項事件按次討論吧。

你們將有什麼疑問呢？第一，要問我是否以爲這個解釋可用以說明一切舌誤的事例呢？或僅若干少數事例呢？其次，這個概念是否可推諸於其他許多過失，如讀誤、筆誤、遺忘及做錯事和失物件等事例呢？又其次，疲倦、興奮、分心及注意不集中等成分在過失心理學中究竟占什麼地位呢？此外在過失兩種互相爭競的意向之中，有一種常是明顯的，他一種則不必然。這是容易明白的。我們究如何可以揣知後一種的意義呢？假使我們自信以爲已揣知其意，我們可能證明牠不僅是一種或然的意義，且復爲唯一的確實的意義嗎？你們除這種問題之外，有沒有其他問題？假定是沒有的，

那麼我可要接着說話了。我可要你們記得討論過失不單要了解過失，且欲因此而了解精神分析的要義。所以我可有下面的這個問題：干涉其他意向的究竟是那種目的或傾向呢？而干涉的傾向和被干涉的傾向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所以過失的謎一經解決，進一層的努力便復開始了。

這就是一切舌誤的解釋嗎？我想說是對的。爲什麼呢？就因爲我們若研究一個舌誤的例子，便可得到這個結論。但是我們可不能證明一切舌誤都受這個法則的支配。雖然，却也不妨；因爲爲我們的目的起見，這一層在理論上是無關輕重的。我們所可解釋的舌誤卽僅爲小部分的例子，然而我們所欲求得以爲說明精神分析之用的結論却依然是有效的；況且我們所可解釋的舌誤又不僅小部分的事例呢？第二個問題：這個解釋是否可推諸於他種過失？我們也可預先作肯定的答覆。將來討論筆誤，做錯事等例子，你們當然可以信服的。然而爲敍述的便利起見，我想將這個工作暫時擱置，等我們更充分地研究了舌誤之後再說。

有些學者所視爲重要的原因如循環系的擾亂、疲倦、興奮、分心及注意不集中等，現在由我們看來，還有何種意義呢？假使過失的心理機械適如上述，這個問題便須有更徹底的答覆。你們要知

道我決不否認這些原因。老實說，精神分析對於其他各方面的主張大概是無所爭辨的；精神分析只是要將從前已經說過的話加入些新鮮的材料。有時候，前所忽視而現在為精神分析所補加的却就是那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些因小病，循環病，及疲倦等而發生的生理的傾向，當然可以引起舌誤；日常的經驗也便可以使你們徵信了。但是承認了這些影響，究竟有什麼可以解釋呢？況且牠們又不是過失所必需的條件呢。完全健康及常態的情形之下也可產生舌誤。所以身體的原因只算是補充的；只能給產生舌誤的特殊的精神機械以相當的便利。我從前曾用過一個比喻；現在一時尋不到一個較好的，便仍用這個比喻了。譬如在黑夜裏我正在散步於僻靜的近處，流氓來了，竟將我的銀錢手錶搶去，強盜的面孔當時看不清楚，我乃控訴於公安局說：『僻靜和黑暗搶奪了我的錢物而去了。』公安局長也許告訴我說：『在事實上講，你似乎太相信極端的機械的觀點了。你的控訴應該是有一不識面的竊賊因黑夜和僻靜而膽壯了，竟將你的錢物刼去。由我看來，最切要的事是捉賊。捉賊之後或可取還贓物呢。』

心理生理的原因如興奮，分心，注意不集中等顯然夠不上解釋。牠們只是幾個名詞而已；換句

話說，牠們是簾幕我們須一看幕後纔對。我們的問題應該是：興奮或分心究竟因爲什麽事而引起呢？聲音的價値，各字的類同，及各字公有的聯想等的影響固然須認爲重要的成分；因爲牠們給過失以一條可以發洩的孔道。然而面前縱有一路，能擔保我一定走這條路嗎？我還須有一個動機，迫得我循着這條路走去。所以這些聲音的價値和字的聯想也正像身體的狀況，只是舌誤便利的原因，可不足爲舌誤眞正的解釋。試一想我說話時所用的字或和他字的聲音相似，或和其相反的意義或公用的表示有密切的聯想，我却很少因此用錯。哲學家 Wundt 以爲原來的意向若因身體的疲倦而受制於聯想的傾向，則舌誤便因而引起。這或許是近似的，然而不免和經驗抵觸了，因爲就多數例子而言，其舌誤可沒有什麽身體的或聯想的原因。

你們的次一疑問：兩種互相干涉的傾向究竟用什麽方法測定呢？對於我則更有趣味。你們或許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重要。這些傾向之一，卽被干涉的傾向，是常易認識的；是錯誤者所知道的，也是他所承認的。所可疑的只是他一種，卽所謂干涉的傾向。我們已說過這個傾向有時也是顯而易見的，你們想尙記得。我們只須有認錯的勇氣，便可於錯誤的結果之中看出這個傾向的性質。議長

說反了所要說的話，他顯然是要開會但也顯然在骨子裏是要閉會。明白極了，可不必加以解釋。但就其他實例而言，其干涉的傾向僅使原來的傾向變換面目，可沒有將自己盡情宣洩，——我們究竟用什麼方法在這個變式之中探得那干涉的傾向呢？

就某一組的例子而言，我們便可用很穩便而簡單的方法，換句話說，你用什麼方法測定被干涉的傾向，現在也便用這同樣的方法測定干涉的傾向。說話者既然用了錯字之後，我們便加以查問，他便補還其原來所要說的字。『啊！牠可慘過。(stad)——不對了，牠可再過一個月。』其干涉的傾向，他也可以補出。我們可問他何以先說『慘過』呢？他說，『我想說這是一件慘事。』就另一例而言，說話者用了『發齪』二字，說他本想說這是一件齷齪的事，但是控制了自己，而代以另一種的表示。其干涉的傾向正像被干涉的傾向都昭然若揭。這些實例的起原和解釋都不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我之所以採用這些例子蓋亦有故。但卽就這些例子而言，也須有他人幫助纔可引起相當的解釋。我們須問那說話者爲什麼有此錯誤，問他能否予以解釋。若沒有這一問，他也許輕輕看過而不欲求解釋。但既經查問之後，他乃將第一念答出。你們要知道這個小小的幫助和其結果，就

是我們所要討論的精神分析的雛型。

然而我怕你們纔懂得精神分析的概念，你們心內便不免立卽起有一種抗力了。你們不以爲錯誤者告訴我們的話不全是可靠的證據嗎？你必以爲他自然要滿足你要求解釋的希望，因此，遂將他所想到的第一念告訴了你。至於其錯誤是否確因此而起，則你我都沒有相當的證據。那也許是對的，却也許是不對的。他也許還可想得到一種旁的解釋。

你們太看不起一種心理的事實了，這是很可驚異的。你們想，假使有人將某一物質作化學的分析，測定其某一成分有某種重量，例如若干米釐格蘭姆。他可由這個重量得到某一結論。你以爲一個化學家因爲孤立的物質也許有他種重量，遂於這些結論有所懷疑嗎？無論什麼人都會知道那物質只有這個重量，必不至於另有他種，因此，遂建築進一層的其結論於其上而無所疑。然而一談及心理的事實，一談及某人受盤問時想到這個觀念，而不想到他念，你們便不欲信以爲實，以爲他也許起有他念了。其實都是你們不願放棄心理自由的概念，妄信自己有心理的自由吧了。在這一點上，我要抱歉地說，我和你們的見解極端相反。

現在你們可有另一種抗議了，以爲：『我們知道精神分析有一種特長的技術能使被分析者解決精神分析的問題。譬如那餐後的演說者請大家起來打噴◎◎以祝客的健康。你說其干涉的傾向在欲取笑；這個傾向遂和敬客之意互相衝突。但是這是你的解釋，以和這個「舌誤」無關的觀察爲其根據。假使你若屈尊徵求那說錯話者的意見，他不僅不相信他有侮辱客人的意思，而且要熱情地否認這個意思。你爲什麼有了這個堅決的否認，還不放棄了你這個無可證明的解釋呢？』

是的，這次你們的駁辨可來得有力了。我可以想像出來那位不相識的演說者；他也許是那位首席的客的助理員，也許是次級的講師，一個很有希望的少年。我問他是否知道自己略有不願向領袖致敬的情感。他於是驚赧了，忽怒目對我說：『你也考問得很夠了，如再多言，請勿怪我得罪了你。你的懷疑將足破壞我一生的事業。我因爲說了兩次 *auf*，以致誤 *austossen* 爲 *aufstossen*。這就是 Meringer 所謂「留礙」的例子，背後決沒有其他惡意。你知道嗎？那便夠了。』這是一種驚動的反應，一個確實有力的抗議。我知道我們不必和這個少年人多所質難，但是我想他說他的錯誤無他惡意的時候，似不免太起勁了。他大可不必因純粹學理的研究而暴跳至此，這一層

你們總可同意的，然而你們却仍以爲什麼是他所要說的，什麼是他所不要說的，他自己總該知道的。

他該知道嗎？怕仍是一個疑問吧。

你以爲現在已將我駁倒了。我聽你們說：『那就是你的技術了。錯誤者的解釋如和你的觀點相合，你便宣告他是本問題的最後的證人，他自己已這麼說了！但是假使他所說的和你的觀點相背而馳，你便立卽宣告他說的話不足爲憑，大家不必相信吧。』

那確是不錯的。但是我可舉出一個相類似的例子。譬如在法庭上，被告認罪，審判官便相信他；被告不認罪，審判官便不相信。萬一不然，法律恐便不能施行了；雖間不免過失，然而你們總該承認這個法律的系統大致可行呢。

『好的，你難道是法官嗎？說錯話的難道便是你面前的被告嗎？舌誤難道便是罪嗎？』

這個比喻你們可不必駁斥。你們知道關於過失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互相衝突的，這些衝突，我們現在不知道如何纔可和解。因此，我提出法官和罪犯的比喻以爲暫時和解的基礎。過失的意

義如經被分析者的承認，則必無可疑，這一層你們總該承認的。在我，也承認被分析者若不肯直說，或竟不許見面，則直接的證據必不可得。我們乃不得不像法律的偵查，求他種證據以爲推斷的資助。在法庭中判罪，爲實際的理由起見，也可用間接的證據。精神分析雖沒有這種需要，但也未始不可將這種證據加以論列。你若相信科學只含有確已證實的命題，那就不免錯解了；你若對科學作這個要求，那就太不公允了。只是那些有權威慾的，甚而至於要以科學教條代宗教教條的人們纔有這種要求。其實科學之爲教條僅有極少數的已成立的原則；其餘種種則各異其可以徵信的程度。這些近似的眞理雖未經最後的證明，但是有科學習慣的人們却能以此自足而進求創造的成績。

但是假使被分析者不欲解釋其過失的意義，我們究竟在那裏求解釋的起點和證據的資料呢？我們所根據的便可有下列種種。第一，可根據於那些非過失所產生的相類似的現象，譬如一個名詞若因錯誤而變式，則和其因故意而變式相同，其背後都會有取笑之意。其次，可根據於過失所由起的心理的情境，和過失者的品性及未錯誤前所有的情感，過失或卽這些情感的反應。大概地

說，我們據一般原則以求得過失的意義；這在當初只算是一種揣測，一種未定的解決，到後來因研究心理的情境而發現證據。有時候須待研究了過失之後還有進一步的表示，然後纔可證實我們所揣想的是否眞確。

現在若僅以舌誤爲限，便怕不易給你們以這種證據，雖說是在舌誤的範圍之內我也可舉出幾個好例。那位要『送辱』某女士的少年其實是很害羞的；那位說自己的丈夫飲食她所歡喜的飲料和食品的夫人，我知道是嚴於治家的悍婦。或者再舉下面的一個例吧。俱樂部開會，一個少年會員作猛烈攻擊的演說，演說時稱該社職員爲"*Lenders* of the Committee"（意卽放債者），*Lenders* 蓋卽"*members*"（意卽委員）之誤。15據我們的揣想，他似以關於放債（*lending*）的觀念爲干涉的傾向以阻止他的攻擊他人的意向。其實，有人告訴我說這位演說家常感金錢的困難，那時正想舉債。所以其干涉的傾向確可譯爲下面的一個念頭：就是『你於抗議時稍加愼重吧！這些委員或可借債給你呢。』

我若講到他種過失，我便可以給你以這種間接證據的許多實例。

一個人若忘記了一個熟悉的專名，即用十二分的努力也不能將牠保留於記憶之內，我們便可以揣想他於有此專名的人必無好感，所以不願回憶。我們若記得這一層，便可討論下面幾個過失的例子。

y君和某女士發生戀愛，而某女士於他則沒有什麼情感，不多時後，她和x君結婚了。y君雖已早認識x君，並和他有營業的關係，但是現在y君可一再忘記了x君的名字，以至於每有寫信給他的需要時，便須以x君的名字轉問他人。[16] y君顯欲將其幸運的情敵完全忘記，永遠不想到他了。

又如某女士問醫生以關於他們所共認識的女朋友的事。她稱女友以其未出閣前的姓氏，可忘記了她結婚後的姓氏。她承認自己很反對這個婚事，而且很厭惡她女友的丈夫。[17]

關於專名的遺忘，我們到後來詳加討論；現在所要注意的就是遺忘所由起的心理的情境。

關於『決意』（resolutions）的遺忘大概是由於一種相反的情感，橫阻了『決意』的實踐。這不僅是精神分析家具此見解；即一般人日常在交際上的態度也莫不如此，只是在學理上不

肯承認而已。一個施恩者若忘記了求恩者的請求，則施恩者雖道歉也不足使求恩者無所芥蒂。在求恩者想來，施恩者顯然太疏忽了他了；允許時，可未嘗有實踐之意。所以遺忘卽使在日常生活中，有時也不免引起怨恨，可見精神分析家和一般人對於過失的概念似無所歧異。設使有一女主人看見客來，便說：『你今天來嗎？我却已忘記了今天的約會了。』或者有一少年對他的戀人說自己已將他們前次所定的約會統都忘記了。其實，他決不至於承認忘約；他或在一刹那間揑造出種種荒謬不可能的他事，使他不能來會，且使他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通消息的可能。我們都知道在軍隊中，以遺忘求長官恕宥，必不能免於刑罰；這個制度是大家所認爲公允的。可見無論何人都承認某種過失是有意義的，且也知道其意義之所在。那麼，他們爲什麼不將這個見解推諸於他種過失而公然承認呢？這個問題自然也有一個相當的答案。

遺忘『決意』的意義若果適如上述而無可疑，則無怪著作家也用這種過失以表示相類似的意義。你們若看過或讀過蕭伯納的 *Cæsar and Cleopatra*，可記得 Cæsar 在最後一幕離場時，覺得自己忘記了一件所要做的事，而深感不安。最後，纔知道未和 Cleopatra 話別。作者想利用

這個文學的技術以表示 Great Cæsar 的自大之感，其實 Cæsar 旣未嘗有此感，也未嘗有此渴望。由歷史上看來，你們可以知道 Cæsar 曾帶 Cleopatra 同赴羅馬，而且 Cæsar 被刺的時候，Cleopataa 和她的小孩子還住在羅馬，到後來纔離城逃去。

關於遺忘『決意』的例子，其意義旣都顯而易見，所以爲我們的目的起見，實沒有多大用處，因爲我們的目的在欲於心理情境中求過失意義的符號。所以現在請討論一種不易了解的過失，卽關於物件的遺失。你們以爲遺失物件可以引起煩惱，所以也許不相信失物也有目的。然而這種例子却也很多。有一個少年遺失了一支他所很愛的鉛筆。幾天前，他的姊夫寄給他一個信，以這幾個字結束：『我現在可沒有鼓勵你浮薄遊惰的時間和興致。』18 原來鉛筆就是這個姊夫的贈品。若預先沒有這個事件，我們原不能說他失物背後有遺棄贈品之意。類似於此的例子多得不可勝數。一個人遺失物件，或由於和贈物者吵嘴而不願記起他，或由於厭惡舊物，希圖有所藉口以換得一個較新奇的物品。他如將物件墜落，破損，或毀壞，也可用以達到相類似的目的。一個小孩，在生日的前一日，損失了自己的所有物，如錶和書包等，這能視爲偶然發生的事件嗎？

一個人若曾因丟失物件而感不安，則必不願相信他這個行爲是有用意的。然而有時我們也可由失物的情境看出一種暫時的或永遠的遺棄之意。下面也許是一個最好的實例。

有一少年告訴我這個故事：『幾年前我和我妻頗多誤會。我以爲她太冷酷了，我雖願意承認她的優美的性質，但是我們同居而缺乏情感。有一天她散步回來，買一本書給我，以爲這本書或可使我高興。我感謝她的關心，允許將書細讀，放書於雜物中，竟不復可尋得。幾個月過去了。有時想起這本書，遍尋不得。大約六個月後，我的母親病了。她的住處和我家相隔頗遠。我妻到母親那邊去看護。母親病重，遂使我妻的美德有表見的機會。某夜，我回家了，滿腔懷着感謝我妻的熱情，走到書桌面前，將一抽屜打開，雖沒有什麼明確的用意，但頗有幾分模糊的決心，我所失去屢尋而不得的書現在竟在我的面前了。』

動機既經消失，失物便可尋得了。

這種例子，我或可逐一舉出而至於無窮，但是我可不願爲此了。你們在我的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一九〇一年初版）書內可以看見許多關於過失的實例。[19] 這些實例都用

以說明同一的事實。你們由這些實例看來，便可見錯誤是有用意的，又可知如何可由伴起的情境揣知或證實其意義之所在。我今天不欲多所徵引，因爲我們現在的目的在欲以這些現象的研究爲精神分析的入門。我現在還要談到的只剩有兩點：(一)重複的和混合的過失，(二)我們的解釋可爲後來的事實所證明。

重複的和混合的過失確是過失中最好的代表。假使我們只要證明過失是有意義的，那便當以這些過失爲限，因爲牠們的意義卽極愚笨的人也可明白，卽極精於批判的人也可信而不疑。錯誤而至於重複，可見其必有用意，而非事出無因。至於一種過失復易而爲他種，則更可以看出過失的要素；這個要素不是過失的樣式，也不是牠所用的方法，乃是利用過失而能達到目的的傾向。試舉重複的遺忘以爲例吧。Ernest Jones 說他有一次不知道爲什麼竟將一封已寫好的信放在公事桌上至數日之久。後來他決心投郵了，可是忘記了塡寫收信人的名姓住址，以致無從投遞而重複寄回。補塡之後，再送到郵局去，可是此次竟未粘郵票。他於是乃不得不承認自己隱有不願將此信投郵之意了。

就另一例而言，則誤取他人的物件之後又復失落而不可見。某女士和其姊夫名畫家同遊羅馬。住在羅馬的德國人都待以盛宴，並於他物之外，贈以一古雅的金質章。女士很不高興，因為她的姊夫不大看重這精緻的贈品。她的姐姐也來了，於是她乃回國，打開行李之後，竟發覺自己已將金質章帶回了——如何帶回，她可不知道。她立即寫信告訴姊夫說自己當於次日寄還其所誤取的寶物。但是到了次日，徽章突然失落，遍尋不得，以至不能如約寄還。至此，她乃知道自己的疏忽是有用意的，蓋欲將這個藝術品留為己有吧了。[20]

我已經給你們一個遺忘和過失相合的例子。你們該記得某人忘記一個約會，第二次，他決意赴會了，但是他到會的時間可不是開會的時間。有一個朋友既好文藝又酷嗜科學，他以自己的經驗告訴我一個相類似的例子。他說：『幾年前，我被選為某一文學會的評議員，因為我想或可利用該會，以使我的劇本有公演的可能。我雖於該會不感興趣，但每星期五開會必到。幾個月前，有人保證我的劇本將可在F戲園裏公演。自此而後，我便屢次忘記了到會。讀你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時，我乃深自譴責，以為這些人不復有助於我，我便不再到會，未免太卑鄙了。因此，決意於下星期五

必不再忘記到會。我屢次私自告誡，後來實踐其誓約了。怪的很，我到了會場門外，但是門已閉而會已散了。原來，我記錯了一天那時已經是星期六了！』

我原喜多搜集些這種例子，但是現在可要往前討論了，要你們看一看那些解釋還須等將來證實的例子。

這些實例的要點或許是我們所可揣想得到的，其心理的情境當時或尙未可知，或竟尙無測定的可能。所以那時我們的解釋只是一種假說，不能有多大的力量。但是後來另有事件發生了，可用以證實已往的解釋。我有一次爲一對新婚夫婦的座客。那少年的新婦笑述其最近的經驗，說她在渡蜜月歸來後的一天，邀她的姐姐出來，同去購物，而她的丈夫則適往辦公。她忽然看見對街上一個男人，乃以肘輕觸其姊說：『看吧，那是K君呢。』原來她已忘記了這人就是她數星期來的丈夫。我聽了這個故事，頗爲不安，可不敢加以演繹。幾天之後，這個婚姻已有不幸的結局了，乃不禁回味這個小小的故事。

Maeder 有一故事，說某女士在結婚前一日，竟忘記了試穿新婚禮服，以至縫衣匠大爲焦灼；

後來記起了，可已在夜深之後。結婚後，她卽爲其夫所離棄了。Maeder 以爲遺忘試衣和此不無關係。我也知道一個已和其夫離異的女人。她於銀錢來往等事，常以其未婚的名姓簽字。如此者多年之後，乃果復以小姐稱了。我又知道有幾個旁的女人，她們在蜜月中遺失其結婚的戒指，我幷知道這失落的原因可求之於她們結婚後的經過。現在請再舉一個較有好結果的怪例。德國有一個著名的化學家，當結婚時，忘記了婚禮，不到教堂裏來，反走進實驗室裏去。因此，他遂永不復提婚事。

你們也許以爲這些實例中的過失似卽古人之所謂預兆。其實，預兆確便是過失，例如失足或跌落。他種預兆固然屬於客觀的事件而不屬於主觀的行動，但有時也不易決定某一特殊的例究竟屬於第一種或第二種，這個困難，你們或許不會相信吧，因爲主動常裝做一種被動的經驗。

我們若將已往生活的經驗重復回憶，將必說自己也許避免掉不少的失望和苦悶，假使我們敢認小過失爲預兆而以之爲潛在傾向的表徵。其實，我們常沒有這個勇氣和決心，以免有迷信之譏。況且預兆也未必都可證實呢；這個未必然之故，我們的學說將可予以相當的解釋。

第四講　過失心理學(續)

過失之有意義，我們因已往的努力或已可視爲定律了，現在便可以此爲進一層的研究的基礎。但是我們可要再聲明如下：我們決不主張——爲我們的目的起見，也不必主張——每一過失皆各有其意義，雖說我相信這也是可能的。我們只須證明各種過失比較地常有這種意義便夠了。關於這一點，各種過失也略相差異。有些舌誤筆誤等爲純粹生理變化的結果，雖然是那些基於遺忘（如遺忘專名或『決意』及失物等）的過失必不由於此。遺失了自己的所有物有時確非隱有用意。總而言之，我們的理論只可用以解釋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過失。我們若假定過失是由於兩種『意向』互相牽制而發生的心理的行動，你們便須記得上述的種種限制。

這便是我們的精神分析的第一個結果了。從前的心理學不知道有這種互相牽制的情形，更不知道這種牽制能產生這些過失。我們已經將心理現象的範圍大加擴充，而使心理學有前所未經承認的現象了。

我們可先討論『過失是心理的行動』這一句話。『過失是心理的行動』和『過失是有意義的』究竟其涵義有異同否；我當應一聲『否，』前一句話反比後一句話較模糊而較易引起誤會。凡是在心理生活中可以觀察的一切，都可認爲心理的現象。但是有些特殊的心理現象直接起源於身體的，機官的，或物質的變動，這些現象便不在心理學研究的範圍之內。有些現象直接起源於他種心理的歷程，不過在牠們背後的某處始起有連續的機官的變動。我們之所謂心理的歷程，便指那後一種。所以我們不如說：過失是有意義的，反較爲便利；所謂意義者蓋卽指符號，『意向』傾向，及心理歷程中的一個位置。

還有一組現象雖和過失有很密切的關係，可不宜稱爲過失。我們可稱之爲『偶然的』及有症候性的動作。這些動作似乎是沒有動機，沒有意義，也沒有實用。牠們一方面和過失不同，因爲沒有可以反抗或牽制的第二意向；他方面又和我們所視爲表示情緒的姿勢和運動沒有什麽分明的界限。凡屬類於遊戲而顯然沒有目的的動作，如動其衣裳，動其身體，及動其近旁的物品等，都歸入此類。他如這些動作的遺忘及慣所低唱的曲調，也屬於此。我說這些動作皆各有其用意，皆可和

過失作同樣的解釋，皆得視爲眞正的心理的動作，而爲其他較重要的心理歷程的暗號。然而這些現象，我想不再詳論了，現在要回頭來再談過失；因爲關於過失的討論可用爲研究精神分析的更重要的問題的幫助。

討論過失時所有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是下面的幾個：我們說過失是兩種不同意向互相牽制的結果，其一可稱爲被牽制的意向，其他可稱爲牽制的意向。被牽制的意向不復引起其他問題，至關於牽制的意向，我們第一要知道那種意向纔起而牽制他種意向呢？第二，牽制的意向和被牽制的意向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

我們可再用舌誤爲全類的代表，先答第二個問題，次乃答第一問。

在舌誤裏所有牽制的傾向，在意義上可和被牽制的意向相關，於是前一種的意向乃爲後一種的反面，更正，或補充。但就他種較欠明白而較饒興趣的例子而言，則牽制的傾向在意義上可和被牽制的意向沒有任何種的關係。

第一種的關係不難在已研究過的實例內求得證據。凡屬舌誤說反了所要說的時候，其牽制

的意向幾皆和被牽制的意向有相反的意義，因此，其錯誤乃爲兩種相反的衝動互相衝突的結果。那位議長舌誤的意義是：『我宣告開會了，我却隱願閉會。』一個政治的機關報，有人說牠腐化，牠乃著一論文力自申辨，結束時想用下面這一句：『讀者應深知本報向來以至不自私(*disinterested*）的態度力謀社會的幸福。』但是編輯者既受作此申辨的信託，不料竟將『至不自私的態度』誤爲『至自私的態度』(in the most *interested* manner)。這就是說他想，『我不得不作此文，然而內幕如何，我知道較淸楚哩。』又如某代議士要主張某事須直 (*rückhaltslos*) 告『愷撒』，但是隱閫內心有驚懼的聲音了，乃因舌誤而改 *rückhaltslos* 爲 *rückgratslos*（意卽柔婉，）誤直告爲婉告了。

前面所舉凝縮的例子，實亦有更正，補充或引申之意，其第二傾向因而混處於第一傾向的旁邊。譬如『事件於是發覺了，然不如直說牠們是齷齪的，所以——事件於是發齪 (*refilled*) 了。』『懂得這個問題的屈指可數，然而不然，只有一個人懂哩，那麼很好——便算屈一指可數吧。』又如『我的丈夫可飲食其所歡喜的飲料和食品，但是你知道我可不許他嗜此或嗜彼；所以——他

遂飮食我所歡喜的飮料和食品了。』就這些例子而言，其過失都起原於被牽制的意向或和這種意向有直接的關係。

互相牽制的傾向，若沒有關係，則不免可怪了。假使牽制的傾向和被牽制的傾向毫無關係，則牽制的傾向究竟從那裏發生呢？何以恰在那時表現出來呢？要答覆這個問題，則只得由觀察入手，而由觀察的結果則可知那牽制的傾向初起源於其人剛所引起的一個思緒 (a train of thought)，然後表示出來而爲這個思緒的尾聲，至於這個思緒已否表示而爲語言，那是無關緊要的。所以這也可視爲『留礙』之一種，惟不必爲說話的『留礙』而已。這裏牽制的和被牽制的傾向之間却也不無聯想的關係，不過這種關係在內容裏是求不到的，只算是勉強造成的關係吧了。

這裏有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我自己觀察而得的。我曾在秀麗的 the Dolomite 山中，遇見兩個維也納的女人。她們方出發散步，我伴她們走一些路，在路上討論遊歷生活的快樂和勞頓。有一位女人承認這種生活是不舒服的。『整天在太陽底下走路直等到外衣……及他物等爲汗溼透，確是很不愉快的一回事。』在這句話裏，她已於某點上略有遲疑了。她又接着『然而若有 nach

Hose 一換……』Hose 意卽襯衫這位女士本想說 nach Hause（意卽家裏。）我們不將這個舌誤加以分析，我想你們總容易懂得的。這個女人的用意想要枚舉其衣服的名目，如『外衣，襯衫，襯袴』等因爲要合於禮儀起見，所以襯袴未曾舉出；但是在第二句裏（這句的內容是完全獨立的，）那末經說出的字遂演成 Hause 的變式。

現在可談到那個主要的問題了，這個問題久擱未覆，就是牽制他種意向而突地表現出來的究竟是那些傾向呢？牠們的種類固然很多，而我們的目的則在於求得牠們所公有的成分。假使我們爲着這個目的將許多例加以研究，則可知牠們可分爲三組。說話者若知道他的牽制的傾向，而在錯誤前又復覺得，則屬於第一組。譬如『發齪』這個舌誤，說話者不僅承認其所批判的事件是齷齪的，而且也承認自己有要將此意發表的傾向，只是後來加以阻止而已。說話者若承認自己有那個牽制的傾向，但不知道這個傾向在講錯話之前曾有相當的活動，則屬於第二組。因此，他雖接受我們的解釋，可不免稍稍驚異。這種態度的例子在他種過失中比諸在舌誤中較易尋到。就第三組而言，說話者對於牽制的傾向的解釋大加駁斥；他不僅力辨這個傾向未在他說錯之前有所活

動，而且說自己對於這個傾向也一無所知。譬如關於『打噴』的例子，我說出其牽制的傾向，而說話者則駁斥甚力。要知道我和你們對於這些例子的態度尚相差很遠。我不相信那說話者的否認，仍堅持原來的解釋，你們則深爲他的熱情所動，不免以爲我應放棄這種解釋，而採用精神分析誕生前的見解，認過失爲純粹生理的行動。你們爲什麼有此見地，那是我可揣想而知的。我的解釋含有這個假定：就是說話者所不知道的意向可以借着他表示出來，而我們則由種種符號可以推知其性質。這個結論又新奇，又所關非小，遂不免使你們懷疑了。這我都知道，而且我也承認你們是對的。然而有一事須得明白：這個已經許多例子證實的過失說，你們若要加以演繹，則不得不作這麼一個大膽的假定；否則你們剛纔求得的過失說不免又須放棄了。

現在姑且將這三組所共有的成分提出。微律的很，這個成分却易看得見。就前兩組而言，其牽制的傾向是說話者承認的；而就第一組而言，說話者剛在說錯之前，且覺得那傾向的活動。但無論是那一組，其牽制的傾向都被竄逐而去。說話者決意不欲將觀念發表而爲話言，因此他遂說錯了話；換句話說，那不許發表的傾向乃起而反抗說話者的意志，或改變其所允許的意向的表示；或混

跡其間，或竟取而代之，結果則仍得發表。這就是舌誤的機械。

由我看來，第三組的過失也可釋以此說。我只須假定這三組的區別便在於竄逐一個意向而有效果的程度的不同。就第一組說，其意向是存在的，而且在說話前也曾流露；在說話時，纔被拒斥，因被拒斥，所以在錯誤裏求其補償。就第二組說，拒斥的發生尚遠在先前；卽在說話之前，其意向已早不復可見了。雖不可見，却仍足爲舌誤的動因，那是要注意的。這個情形便足使第三組的解釋化繁爲簡了。我敢說一種意向縱歷久不許表示，或不曾稍稍流露，說話者因此遂力辨其無，但仍可因過失而得發表。雖然，你們若離開第三組的問題不談，就前兩組而言，你們便不得不有這個結論：對於已有的說話的傾向的阻抑乃是舌誤所不可缺的條件。

我們現在可以說在過失的解釋上已有所進步了。我們不但知道過失是有意義和目的的心理現象，也不但知道牠們乃兩種不同意向互相牽制的結果，而且知道這些意向若有一個想因牽制其他意向而得發表，其本身便不得不先受一些阻力禁止牠的活動。簡單地說一句，一個傾向須先受牽制，然後纔能牽制其他傾向。這自然不能予過失的現象以一種完滿的解釋。我們立卽可發

生進一層的問題；大概地說，我們若懂得愈多，則發生新問題的機會也隨而增加。譬如我們也許發生這麼的一個疑問：爲什麼這個事件的進行不能較簡單於我們所假定的呢？假使心內起有一種意向要禁阻另一傾向不使實現，則或禁阻成功而使這個傾向沒有一點發表的可能；或竟至於禁阻失敗而被禁阻的傾向沒有充分的表示。然而過失則爲一種調解的辦法；那兩種衝突的意向，在過失裏乃有一部分的成功和一部分的失敗。被脅迫的意向既非全被阻抑，而若除少數例子不談，也不照原來面目直衝而出。據我們的想像，這種牽制（或調解）的發生必先有種種特殊的條件，只是這些條件究屬何種，我們無從推測吧了。我也並不以爲我們若在過失上作進一層的研究，便可發現這些未知的條件。其實我們第一須於他種更玄祕的心理生活作澈底的研究；只是因這種研究而得到的類比，纔可使我們敢於作過失論所需要的種種假定。但是還有一點要你們注意的，用小小的符號作研究的指導，像我們一樣，也不無危險。有一種心理錯亂叫做結合的虛幻狂（combinatory paranoia），利用這種小符號而至於太過。我自然不主張由此得到的結論是絕對不錯的。我們若要避免這種危險，則只有擴大觀察的範圍，只有從各種方式的心理生活，搜集起來同

類的事實。

因此，現在要丟開過失的分析了。但是還有一事要你們注意：我們所用以研究過失的方法，你們須牢牢記着拿來作一種模範。你們由這些例子可以知道我們的心理學究竟有何種目的。我們的目的不僅要描寫心理現象而加以分類，且復認這些現象爲心力爭衡的結果，爲向着目的而進行的意向的表示，至於這些意向則或相成而或相抗。我們要想對心理現象作一種動的解釋（a dynamic conception）。據這個解釋，則僅據推想而得的現象實更重要於看得見的現象。

因此，我們將不再研究過失了；但是可仍要將這整個問題作約略的觀察，且於作此觀察之時，其所遇到的事實有些是熟悉的，有些是新鮮的，至於分類則仍根據於前所舉出的三種：（一）舌誤，及筆誤讀誤聽誤等；（二）遺忘（如忘專名，忘外國字，及忘其決意和忘其印象等）（三）誤放，誤取及失落物件等。總之，我們所研究的過失半屬於遺忘，半屬於動作的錯誤。

舌誤已詳加討論了，但是現在還要增加一點材料，有些帶感情的小錯誤和舌誤有關，也不無相當的興趣。人們總不願以爲自己說錯的；所以雖已說錯，也往往聽而不聞，人家說錯，便不難聽得

了。舌誤是有傳染性的；談到舌誤，便往往難免說錯。我們對於卽極瑣碎的錯誤，也不難發現其背後的動機，只是不能由此以明隱藏的心理歷程的性質而已。譬如一個人在某一字上微感不安，以致發長音爲短音，則無論其動機奚若，結果必將改後一字的短音爲長音，造成一個新錯以補償其所已有的錯。又如將雙音 ew 或 oy 等誤爲 i 時也可有相同的結果；後來的 i 音必將改爲 ew 或 oy 以補其過。這種行爲的背後似乎有一個用意，不許聽者相信說話者對於本國語習慣的疏忽。其第二個補償的錯誤實在是要引起聽者對於第一個錯誤的注意，幷以明自己也已知其錯。最常見，最簡單，而最不關重要的舌誤是將語音凝縮或提前發出。譬如長句說錯，必由於最後一個所要說的字影響前一個字的發音的結果。這可見說話者對於這句話微有不安之感，且不願盡情說出。精神分析的過失論，和一般生理學的過失論，實以此爲牠們會合之點。據我們的假定，就這些例子而言，其牽制的傾向抗拒其所要說的話；但我們僅可由此而知那牽制傾向的存在，不能由此而知其目的之何若。其所引起的擾亂，或由於語音的影響而或由於聯想的關係，原都可視爲注意離開所要說的話的結果。然而這個舌誤的要點却不在於注意的分離，也不在於其所引起的聯想的

傾向；乃在於牽制原來意向的他種意向的存在。至其性質如何，則這種例子和他種更重要的舌誤相同，也可由其所產生的結果推想而知。

現在可要談到筆誤了。筆誤的機械和舌誤同，所以由筆誤，必不能求得新的觀點。我們如得由此而小小增加其關於過失的知識也便可以知足了。那些最普遍的小錯如將後一字，尤其是最後一字，提前書寫，便可知寫字者不喜寫字或缺乏耐性；而更顯著的筆誤便可示人以牽制的性質和意向。大概地說，我們若在信內看見筆誤，便可知寫信者那時內心並不安舒；至究爲何事則不常可必。筆誤和舌誤同，自己都不易發覺。下面的一個觀察於此遂不無關係。有些人寫信在寄出前固常重讀一次。有些人則不然；假使這些人例外地重讀一次他們所寫的信，他們便常看見顯著的筆誤而加以更正。這果如何解釋呢？表面一看，似乎他們也知道自己寫信曾有錯字。我們能確信其然嗎？

關於筆誤在實際上的意義還有一個可以注意的問題。你們也許記得殺人犯H的事。他冒充微菌專家從科學研究院裏取得很危險的病菌，以殺害其有關係的各人。他有一次向某一院內的職員控訴其所寄來的培養菌太無效力，但是字寫錯了，本應說，『在我實驗老鼠和豚鼠（Mäu-

sen und Meerschweinchen) 時，』竟誤爲『在我實驗人類 (Menschen) 時。』這個筆誤雖曾引起院內醫生的注意，但是他們不從而演繹其結果。你們以爲何如呢？假使那些醫生們認定這個筆錯爲一口供而詳加偵查，使殺人犯的事業及時停止，那豈不好嗎？就這個例說，不了解我們的過失論豈不產生一種重大的結果嗎？在我則自知這種筆誤將大足引起我們疑慮；不過以爲口供也未必對。因爲其事尙不簡單至此。筆誤原可爲一種符號。但是只有筆誤也不足爲偵查的理由。由筆誤看來，原可知其人有欲害他人之意；但不足證實此意究竟是一種害人的確定的計畫，或僅爲一種無關實際的幻想。有此筆誤的人且可有強大的主觀的理由，以否認這種幻想的存在，而駁斥這種觀念的無稽。等後來討論心理的實在和物質的實在的區別時，你們便較易了解這種種的可能。但是若說過失到了後來有出人意外的結果，這便又是一個實例了。

讀誤所有心理的情境顯然有異於舌誤或筆誤。在讀誤時，其兩個相衝突的傾向有一個是感覺的刺激，所以或許較欠一種堅持性。一個人所讀的材料不是由心所造的產物，故和其所要寫的不同。所以就大多數的例子而言，讀誤是全以此字代彼字的；至於此字和彼字之間則不必有任何

關係，只須字形相同便够了。Lichtenberg 的 "Agamemnon" 代 "Angenommen" 的例子可算是讀誤的好例。要發現其引起錯誤的牽制的傾向，你可以完全將原文丟開而分析的研究則可用下面的兩個問題爲出發點：（一）對錯誤的結果（卽代替進去的字）作自由聯想時，其所引起的第一念爲什麼？（二）在何種情形之下乃有讀誤？有時候關於後一問題的知識卽够用以解釋讀誤，例如某君遊逛一個生疎的鎮市之中，內急了，乃於一個房子的二層樓上見有 "Closethaus" 字樣。他正懷疑着這個號牌爲什麼放得如此之高，他可發覺其字原來是 "Corsethaus" 就他種例子而言，其原文和錯誤在內容上若無關係，則須加以澈底的分析，但這非於精神分析的技術有練習和信仰便不易有成功的希望。然而讀誤的解釋平常可不至於困難若此。就 Agamemnon 說，由其所代進之字不難知其擾亂所由起的思緒。又如在這個大戰的時候，我們常聽到鎮市將軍的名姓和軍事的術語，所以一看到相類似的字樣，便往往誤讀爲某鎮市或某大將的名姓或軍事的名詞。心內所想的事物代替了那些尙未發生興趣的事物。思想的影子遮蔽了新的知覺。

有時本文引起一種擾亂的傾向，也可發生讀誤，將原文改爲相反的字樣。你若要某人讀其所

不喜讀的文件，則分析的研究，將可證明其每有錯誤都起因於他對於所讀物的厭惡。

就前述的較常見的讀誤而言，則組成過失機械的兩個要素似不大顯明。什麽是這兩個要素呢？就是：(一)傾向和傾向的衝突，(二)有一傾向的被逐而發爲過失以求補償。就讀誤而言，原沒有什麽事實與此抵觸，然而和錯誤有關的思緒的纏擾確遠較顯著於其前所承受的禁阻。至於因遺忘而致錯誤的種種情境，則此二要素都極易觀察。

關於『決意』的遺忘顯然只有一種意義；而其解釋也爲一般人所共承認，這都是前已說過的。將『決意』加以牽制的傾向常爲一種反抗的傾向，一種不願意的情感。這個反抗傾向的存在既無可疑，所以我們只須研究牠爲什麽不以另一種較爲直接的方式表示出來。有時候，這種傾向之所以不得不隱藏的動機，我們也可推想而得；要知道明白宣示，將必受人譴責，反之，若藉口於過失，則目的便可達到了。假使決意和實踐之間，其心理的情境起有重要的變化，以致不復有實踐的必要，則雖忘其決意，卻已不復屬於過失的範疇之下。記得既無濟於事，忘掉也不足爲怪；那一決意已或永久地或暫時地打銷了。只是決意而未經如此打銷的時候，遺忘實踐纔算是一種過失。

關於遺忘實踐的例子大都是一致的，明白的，所以不足引起研究的興趣。但是研究這種過失有兩點也可以助長知識。我們已說過遺忘實踐必先有一種相反抗的傾向。這果然是對的，然而據我們自己研究的結果，則『相反之意』(counter-will)可有兩種：即直接的和間接的。什麼叫做直接的，最好用一二個例來說明。譬如施恩者不替求恩者在第三者面前推薦，也許是因為他於此求恩者無甚好感，所以不願為他薦引。這當然是求恩者對於施恩者的疏忽的解釋。然其事也可以更複雜於此。施恩者不願介紹也許是另有隱情。他不必有憾於求恩者，但也許不願向那一第三者有所請托。由此，你們復可知我們的解釋在實際上不得亂用。求恩者雖已解釋了那個過失而不誤，但是他仍不免有懷疑太過而寃狂他人的危險。又如一個人若忘記了一個決心出席的約會，則其最普通的原因，當然是由於不願和其人相見。但是據分析的結果，那牽制的傾向卻可和其人無關而和其約會之地有關；他因其地可引起他的苦痛的記憶，所以特地迴避。又如忘記了寄信，其相反的傾向也許和其信的內容有關；也許是信本無害，其所以遂被擱置者，只是因此可以想到一封已往的信，而這封已往的信乃直接引起厭惡之感。因此，我們可以說前一封可恨的信遂使現在本

無妨害的一封信也變爲厭惡的目的物了。所以應用很有根據的解釋，也不得不愼重提防，須知道心理學上相等的事件，在實際上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意義。

事果如此，似未免很可怪異了。你們或以爲間接的『相反之意』即足用以證實其行爲之爲病態。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這種行爲即在健康和常態的範圍之內也可遇到。還有一層，在我決不於此自承分析的解釋之不可靠；你們千萬不要誤會。我曾說忘記了實踐其計畫可以有多種意義，但這就未加分析而僅據普通原則而加以解釋的例子而言。假使其人已受分析，則其厭惡究竟爲直接的或另有原因，便常可測定了。

下面是第二點：假使由大多數的例子已證實『決意』的遺忘必出自『相反之意』的牽制，則被分析者縱否認我們所測定的『相反之意』的存在，我們卻也敢於堅持自己的解釋。試舉最平常的遺忘，如忘還書，忘還債等爲例吧。忘記了還書或還債的人，我敢說，必有不願還書或不願還債之意，他雖於此否認，但不能對自己的行爲作另一種的解釋。因此，我們可以告訴他有此意向，不過自己不曾覺得而已；我們看牠借着遺忘的結果以表示出來便夠了。那時他也許再力辨自己罪

僅止於遺忘。你們可知道這個情境就是我們前所處過的。我們對於過失的解釋已為許多實例所證明，現在若要加以邏輯的引申，則不得不假定人們有種種為自己所不知道的傾向能够產生重大的結果。但是因此，我們便不免和普通心理學及一般人的見解大相衝突了。

忘記專名、外國名及外國字等，也可據同理而歸因於和這些名詞直接的或間接的不相容納的傾向。我已經舉了幾個例子以說明這種直接的嫌惡。但是間接的原因，此處卻特別地多，要發現牠，便須有細心的分析。譬如在這個大戰的時候，有許多遊觀娛樂的場所不許再去，於是我們關於專名的記憶力，都因風馬牛不相及的關係而大受妨害了。近來我曾記不起 Bisenz 鎮；據分析的結果，我於其城沒有直接的嫌惡，只是因為我曾在 Orvieto 的 the Palazzo Bisenzi 過了許多愉快的日子，而 Bisenz 適和 Bisenzi 相似，所以遂被聯帶淡忘了。在遺忘這個名稱的動機上，我們遂初次遇到一個原則；這個原則後來在神經病症候的產生上便占很重要的地位：簡單地說，就是和痛苦情感有關的事物，回憶便將引起痛苦，所以記憶方面便反對這種事物的回憶。這個避免苦痛的傾向，實便是忘記名詞及其他多種過失，遺忘錯誤的最後的目的。

然而名詞的遺忘，似特宜於心理生理的解釋，所以其發生時不必有一種避免苦痛的動機。一個人若有忘記名詞的傾向，則據分析的研究，便可知其遺忘不僅因爲他嫌惡這些名詞，也不僅因爲這些名詞可以引起他種不快的回憶，而且因爲這一特殊的名詞本屬於某種較親密的聯想系之下。名既屬於此，乃不願和其他事物造成聯想。有時爲要記得名詞起見，故意使牠們造成聯想，可是由此造成的聯想反足促其遺忘。你們若記得記憶系統的組織，對此便不免怪異了。人們的專名可爲最顯明的例子，因爲牠們對不同人而有不同的價値。譬如 Theodore 一個名字。你們有幾位對於這個名字不引起特別的意義；有幾位則 Theodore 是父親，兄弟，朋友或自己的名字。據分析的經驗，你們的前一班人必不至於忘記了以此爲名的客人；後一班人則以爲這個名字似應留以稱其親密的戚友，對於以此爲名的客人遂或不免恨恨了。我們現在可假定這個由於聯想的阻抑，和苦痛原則的作用，及前之所謂間接的機械正相符合；你們便可知對於名詞的暫忘在原因上也非常複雜了。但是我們若對於事實作充分的分析，則也未始不可完全了解這些繁複的原因。

由印象和經驗的遺忘，比諸由名詞的遺忘更顯然無疑地表示出來一種避免不快的作用。這

種遺忘據一般經驗的標準，若深堪怪異，則可視爲過失之一種，譬如忘記了新近或重要的印象，或其事統記得清楚而僅忘其一段，除此以外，便不盡屬於過失的範疇之下。我們究如何或何以故而有一般遺忘的能力，尤其是如何能忘記了那些印象很深的經驗如孩提時的事件，那是另一問題。就這種遺忘而言，對於苦痛聯想的避免雖也爲其原因之一種，但不能用以解釋一切。至於不快的印象之易於遺忘，那也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心理學家多曾注意及此；達爾文也深知此理，所以凡是和他的學說相衝突的事實，他必鄭重記載，因爲他怕容易忘記了這些事實。

你們若第一次聽到這個以遺忘打消不快記憶的原則，便不免抗議，以爲據你們自己的經驗，則恰是痛苦的記憶偏難遺忘，因爲痛苦的回憶往往不受意志的支配——例如悲哀或羞辱的回憶。這個事實固然很對，但因此而起的抗議則殊少理由。要知道心靈就是相反衝動決鬭爭競的場所，或者就其靜止的狀態而說，心靈便由相反的傾向組織而成。由一個特殊傾向的證據，未見得其相反的傾向便不存在；其實兩個都可並存。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相反的傾向究竟有何種關係？究竟各產生何種結果？

失落物件既可有許多意義，復可有許多要借這些過失以表示出來的傾向，所以討論起來，有特殊的興趣。這些例子所同有的是失物的願望，所異者是這個願望的理由和目的。一個人失物，也許是物已破損；也許是他要想借此換一個好的，也許是他於此物已無所戀；也許是其物爲某君所贈，而某君和他已發生不快之感；也許是其物在某種情境中取得，而這種情境已不願回憶。墜落物件，或破毀物件，都可用以表示相同的意向。就社會生活而言，私生子常較常兒爲弱。由這個結果看來，原不足見『孩農』(baby-farmer 卽與人訂約代養小孩者)的陋法曾被採用，但疏於撫養之處固昭然若揭了。物品的保存或否與此正同。

有時一個物件雖未失其價值，但也可被失落——譬如星命家的話，犧牲某物以躲避他種更可恐佈的損失。據分析的結果，這種消災解難的方法仍很通行，所以我們的損失也屢出於自動的犧牲。失物也可用以洩憤或自懲。總之，失物背後所有較遠的動機，是不易盡舉而無遺漏的。

誤取物件，或動作錯誤，和他種過失相似，也常用以滿足一種義當禁阻的願望；其意向於此乃幸而發洩。譬如像我的一個友人所曾做過的，他很不願意地搭火車到鄉下去訪友，後來在某站換

車時，竟誤上了回城的火車；又如旅行時想在某處一歇，可是因和他處已有成約，此處決不應躭擱，其後乃延誤了時間，以遂其躭擱的願望。或者像我所治療的某病人，我禁止他和其戀人通電話。他本想和我通話，可是報錯了號碼，致又和她接話了。下面是一個工程師的自述，頗足用以說明破損物件及動作錯誤的意義。

『我曾在一個中學校裏的實驗室裏和幾個同事作關於彈力的實驗；這是我們自告奮勇的工作，但是其所耗費的時間卻已超出於我們的預算。有一天，我和我友F同入實驗室，他說自己家裏很忙，殊不願在此躭延太久。我於此不禁表示同情，遂半開頑笑地談到一星期前的事件說：「我希望這個機器重復破損，好使我們暫停工作，回家較早。」布置工作的時候，F的職務在管理壓搾機的氣門；換句話說，他須愼重地打開氣門，好使積力器內的液壓力慢慢地放入水壓機的圓柱體內。領導實驗的人站在水壓計旁邊，到了壓力適中的時候，大聲叫說「停止！」F受了這個命令，乃將氣門用死力向左旋轉。（凡關氣門須向右轉，這是沒有例外的。）於是積力器內的全壓力立卽侵入壓搾機內，以致其聯接管不勝其任，有一個立卽破裂——這是一個完全無害的事件，但足使

我們不得不停工回家了。不多時後，當我們討論這個事件時，我友F已記不起我在先所說的話，而我則記得毫釐不爽，這確是特別的。』

你們若記得這一層，則可知傭僕們失手破損家內器物，必不盡出於偶然。甚而至於一個人自己損害自己，或陷自己於危險，究竟事出偶然或否，也都可發生疑問了——你們若有機會，這是可以用分析試驗的。

關於過失，所可說的固不止於此；還有許多要研究和討論的問題。但是假使你們聽了我的演講，已略改變其已往的信仰而預備接受這些新的見解，那也可以使我滿足了。有些問題是尚未可解決的。因爲單靠過失的研究決不能證明一切原則。爲我們的目的起見，過失之所以有價值者，就在於牠們是普通的現象，既爲大家自身所易觀察，復和病態不生關係。在未結束之前，我想再指出一個未經答覆你們的問題：『假使由這許多例子看來，人們已於過失有所了解，而且他們的行動似也常表示其對於過失意義的認識，那末他們究竟爲什麽還如此普遍地認過失爲偶然的，無意義的現象，而如此強烈地反對精神分析的解釋呢？』

對的，這個問題確有解釋的必要。然而我可不立卽給你們解釋；我寧願慢慢地使你們領會種種關係，然後不必我的援助，自然生出這個解釋。

第一編　附註

(1)德文作 *Versprechen*

(2) *Verschreiben*

(3) *Verlesen*

(4) *Verhören*

(5) *Vergessen*

(6) *Verlegen*

(7)英文爲 "mis-" 但沒有如此普遍而已。

(8)這是英文的例——譯註。

(9) *Komfortabel* 是維也納的一個俗語，意卽『獨馬車。』英文中也有一個例如下：在某劇中，正當出葬時，演劇者說：『站開去，我的大人，讓牧師咳嗽』(Let the *parson cough*) 吧，parson cough 蓋卽 coffin pass

之誤。

(10)這是英文的例——譯註。

(11)這是英文的例——譯註。

(12)Ja, das draut=das *dauert* ... *eine traurige* Geschichte.

(13)"Dann aber sind Tatsachen zum *Vorschwein* gekommen=*Vorschein* ... *Schweinerei*.

(14)有兩個德文的例，一以 *apopos* 代 *apropos*，一以 *Eischeissweibchen* 代 *Eiweisscheibchen*，以無翻譯之可能，在英文本中卽已删去——譯註。

(15)以 *Vorschussmitglieder* 代 *Ausschussmitglieder*

(16)取自 C. G. Jung.

(17)取自 A. A. Brill.

(18)取自 B. Dattner.

(19)并請參看 A. Maeder（法）A. A. Brill, Ernest Jones（英）及 J. Stärcke（荷蘭）諸人的著

作。

(20)取自 R. Reitle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Dann abe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 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精神分析引論

(一)

弗洛伊特著 高覺敷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0084 精神分析引論(一) Freud著 高覺敷譯

150/5794